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第一百十五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 2009



-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
- 湖南常德詩人作品輯
- 越南尋聲詩社特輯
- 輻射加激情——美國女詩人簡·赫絲費爾詩選譯
- W. S. Merwin詩七首



目錄

No.115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朱鎮西	這裡就是玫瑰花 三首 3
逸雲	回到學生時代，感覺真好 3
羅青	床前明月光 4
李雲楓	藍／紅色 4
李斐	塗鴉 4
向明	不正經的詩 5
俞昌雄	上山 5
謝勳	碑刻／深鎖在歲月的孤寂中 5
李國七	有人告訴你，和沒人告訴你 6
步鶴	這年春天的冷調 6
林明理	漁隱／暮鴉 6
刀飛	斑馬線 7
輕鳴	血白、雪紅／意象 7
于中	股市和詩 7
王克難	南京城牆 三首 7
蔡克霖	俄羅斯二首 8
資中華	進入角色／盛夏的落葉 8
冰花	驚鳥／回音壁／小巷 8
杜風人	海拔零下的山 9
古松	我將愛留在惠州 9
馮冬	To Obama 9
徐達光	再度走在都市的路上 9
明迪	紅千層／西班牙薰衣草 10
顧月華	路 10
彭國全	你與歷史結下不解之緣 10
夏野	寒冬四題 11
陳彥儒	迷醉 11
蔡可風	秋山秋水 11
遠方	寵物 12
張耳	規範漢語 12
達文	回憶 五首 13
千瀑	之後 13
嚴力	永遠饑餓／還給我之二 30
方浪舟	致洞穴燈魚 30
包苞	家有愛子 30
秋原	愛的禮物 31

桑克	詠陶潛 32
馬蒂爾	風／無題 32
小海	黃昏／流放／百合 32
陳銘華	如是我飛 33
世賓	一個網蟲的生活 二首 33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

《原點民刊》	14
《陵江詩報》	16
《情詩季刊》	17
《桶民刊》	19

湖南常德詩人作品輯 20

越南尋聲詩社特輯 24

譯詩

向明	輻射加激情 33
馮冬	W. S. Merwin 詩七首 35

評介

吳開晉	心靈與大自然相通 36
陳葆珍	袁可嘉及其〈母親〉 36
古遠清	關於大陸學者研究余光中及 “余光中熱”形成諸問題 38
韓永恆	面對死亡的坦然與從容 40
劉耀中	茨維塔耶娃 41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青藏鐵路剪影（陳長青攝）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西牧（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陳恆行（維州）
塞遙（紐約）
朱彥潤（加州）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包苞（甘肅）
王克難（爾灣）
林明理（高雄）
格丘山（北卡）

■朱鎮西

這裏就是玫瑰花

這支箭 你射天 射地 射人
現在 你要瞄準自己的心靈

這堆石頭和沙子
你必須將它吃盡

這燒得血紅的刀刃
你要把它握得緊緊

孩子們在樓梯口
建了一座天使屋

她們的歌聲
從不停止

這裏就是玫瑰花
——你就在這裏跳舞

天 命

是夢中的貓眼
誘我走進了人間

我對著發紅的天邊
狂誦阿彌陀我佛

我見到——
一具白骨

再一次聽到呼喚
我卻選擇是死還是活

我跪在聖殿門前哀哭
——至死也不願留下軀殼

厭見藍天下的花朵

■逸雲

回到學生時代， 感覺真好

又回到了學生時代
感覺真好
每天我都列一個瑣碎的日程表
6:30 起床
7:00 跑操
8:00 吃早餐聽新聞
9:00 讀書寫作業（自己佈置的）
11:00 課間操：伸伸腿，彎彎腰
11:30 寫兩首順口溜
中午吃過飯
沙發上躺下，閉會兒眼
細品那抑止不住的青春騷動
聆聽那正在消失的無慮兒歌

2:15 開始寫作文編故事——
自然全是真理的假話
4:30 到花園裡去捉蟲
Hello, 我的蟋蟀們！
Adios, 我未扎翅膀的飛蛾！
晚 7:10 我邊玩電子遊戲
邊跟著電視喜劇哄堂大笑
哦，該預習明天的功課了
不行，怎麼也得看完這場球賽
叮 叮叮—— 鬧鐘響了
才 10:30，我的生物鐘
就那麼準時 打個哈欠
知足地上了床
一夜夢裡四處找廁所
偶爾也聽到蝴蝶的尖叫

2009 年洛杉磯

我企待幽蘭般的女巫

把我抱起來啊
你就扮演一次西斯廷的聖母

檔 案

——清宮檔案流散之感想

十五萬噸紙
八千麻袋文
不過是
披在兩百年朝代上的一件爛衫破衣
——早應脫下

運河上一支船隊曾日夜兼程

壇口上
截肢的美女淒豔地笑
馬廄裏牽牛花怒放

太監們
喜孜孜地叫
把一塊塊浸濕的手帕
貼在老臣們的臉上

快哉 快哉
如涼颿
你們來食我的肉啊飲我的血
——鄉人依舊在喊
西出陽關者
——有何消息
昆侖山上白雪皚皚亙古不化

2009 年寄自湖南長沙

■ 羅青

床前明月光

——高呼李白

床前明月光

是誰讓你從那高高的

天窗縫裡

飄然塞進一張

雪白生宣信箋

疑似地上霜

是誰讓你在那落在床前的

月光信箋上

以沾滿白霜的手指

淡淡寫下遙遠思念的話語

舉頭望山月

是誰讓我緩緩抬起

青黑崢嶸又廣闊的前額

用最慢的動作輕輕頂了一下

你渾圓明亮又袒露的小腹

低頭思故鄉

是誰把你從我記憶的發射臺上起動

射入那模糊歷史與神話的軌道

讓我唯一熟悉的故鄉 升級為

無數陌生的他鄉

又把所有的他鄉 聯線成渾圓的故鄉

註：去年 7 月，在巴黎畫展，並應邀在第七大學演講，於名雕刻家 Suzel Gallia 的閣樓天窗公寓小住，消暑於燈屋鏡室之間，得此詩。又“舉頭望山月”一句，《唐詩三百首》做“舉頭望明月”與“明月光”犯重，有誤。今據宋本《李太白全集》校改。

2009 年寄自台北

■ 李雲楓

藍

只要去聽，那些最遠處的

那些煙，那些隨著海水起伏的

透明的藍

只要去聽，我們就可以在一個夢裏

透過蝴蝶的眼睛

透過我們的一生來走近它

如同我們在這個夢裏死去，充滿幸福

如同我們可以在那水晶般的顏色中下沉

向著我們的內心，最深的地方

只要我們去聽，便可以不用醒來

便可以在凝滯的寂靜中融化

可以靜靜地躺下去，使生命只有快樂

只要我們在這裏，如同我們在遠方

如同我們真的死了

在輕柔的海水中起伏

寂靜是這樣的深不可測

如果我們真的在聽

真的在肉體中沉落

向著那些風暴的中心

向著那些驚人的寂靜

那些沒有陽光的，明亮的天空

紅色

數 1 是紅色

數 2 是藍色

鬼沒有出現，躲在陰暗的角落裏

數 1 是紅色

數 2 是紫色

鬼沒有出現，血從手指上滴下

數 1 是紅色

數 2 是黃色

所有的門都敞開了

黑暗佔滿了所有房間

鬼沒有出現，在黑色的玻璃中唱兒歌

數 1 是紅色

■ 李斐

塗鴉

他常常想提起手機

給遠方送話

“自從您老人家走後

大家日子都好過了

萬勿牽掛”

但下面的話不敢說

也找不到陰間號碼

“請您老人家

挪動聖體

入土為安”

所以手機拿起

又放下

紙上塗鴉

2009 年 10 月 8 日紐約

數 2 是紅色

數 3 是紅色

數 4 是紅色

.....

鬼在第九個數字裏面藏著，滿身是血

紅色是快樂的，像鬼一樣

只能數到 9

在 10 來臨之前紅色崩潰

數 9 是白色

數 8 是白色

數 7 是白色

數 6 是白色

.....

數 1 是紅色，從新開始

鬼唱著兒歌從黑色的房間裏走出

滿臉血污

數位是移動的，從 1 到 9 在院子中飄浮

如一片發著紅光的螢火蟲

2009 年寄自北京

■向明

不正經的詩

而已

江湖上的，小混混一個
而已
在公眾面前
被指著鼻子痛罵的
小混混
居然把
一糞狗屎說成一錠黃金

而媽媽總是抱著他
哭訴
兒呀！你就是太聰明

攔截

打牌的時候
下家丟出一張三萬
我把牌放倒，大叫：
“胡了！邊三萬。”

群情嘩然

獨有上家不慌不忙
把十三張牌一張一張攤開
指著最後的兩張說：
“我聽三、六萬。”

獨我一人瞪眼

弱點

時時不忘
在我軟軟的肚皮以下
蓋厚實些
預作防範

■俞昌雄

上山

草藥在山上，在葛洪宮中
燃香人逐漸衰老，僅留一片曙色

與某人拾階而上，半路突發奇想
山比天高，徒有人間在場

得道高士隱于山林深處
留影無聲，空置觀堂一座

慕名者從未留宿，偷草藥數味
急急下山，不分東南西北

2009.10.24

尤其在多風雪的夜晚

實在是這全身上下
祇有這裡是我最大的弱點
從沒有那一個上帝
會增裝一抗壓的鋼板
在這裡
頂住突襲我的
挑逗
寒害
災難

床第

剛剛和他睡過一覺
就留下了大片濕漬
和綉痕
是一夜輾轉反側造成的吧？

或者是過於纏綿
勝過海浪
衝擊岩岸
力度虎狼般兇猛

2009年寄自台北

■謝勳

碑刻

一個無名氏站在遠古
把時間凝固
在慶功碑
在墓誌銘，在摩崖

用刀，仿若舞弄著節奏的筆
莫不可測的刀鋒
在碑上走出雄渾
樸實腳印

歲月的悠悠
蒼老了石碑
風雨的飄搖拍打著刀
曾經開關的路

默默地目送
那一方方
載著活生生線條的字
漂流在歷史的長河中

深鎖在歲月的孤寂中

——記張學良

深鎖在五十五個歲月的孤寂中
你一路揚起的驚嘆號
低垂成長長短短的清淚
滲入麻木的心扉

你將炯炯的目光
斬斷成一片片
時空亂調的回憶
再溶化於溫柔鄉裡

你把終老的心情
遺落在陽光滿溢的夏威夷
遠離佈滿著問號
那歷史的十字路口

■李國七

有人告訴你，和 沒人告訴你

一天醒來，問自己說：
“昨天已過而明天未來
我擁有的僅是今天。”

有牽掛和無牽掛的今天
曾經我害怕未來
因為未知充滿很多可能性
心理充滿了忐忑不安
到了今天的現在
應該發生的已經發或正在發生
已經沒有更壞的了

曾經在浮光掠影的午夜街道遇見彼此
那是以前，也幸好我們遇見了
在分別墜落之前完成一次感覺的交匯
那些然後走向分開的路徑
終老前組織一些記憶

不算太壞了，只要不去探究
就沒有所謂假意和真心
只有一些船隻離開碼頭
一些船正在靠近
只有一些流散的鷗
知道海洋、商船，還有一些寂寞的星

我寧願相信，你依然保留那個藍靛色
那組地中海才有的藍
還有土耳其的綠
假設，我這麼假設
皮影戲的晚上當家鄉人
潮水一樣洶湧澎湃
有些人擦肩而過
有些人，希望不是過渡
偏偏不可能
就像那些青澀的吻

■步鴿

這年春天的冷調

七歲的馬兒早知雨中草的滋味
看啊，太陽正撥開滿臉浮雲
要把它背上灰暗的濕毛曬乾
現在已不是哭泣的時候

當離人莫名地遠去又來
讓我與天色一起轉變
四月的陽光漸漸濃在了中旬
野地已忘卻了心事一路綠到天邊

小草應知羊唇的柔軟
在沒於堅硬的羊齒之前
它在燦爛的小黃花叢中啾啾笑
這次死於一個愚蠢的吻，下次不知什麼

朝天生長的樹
不應建造通向往事的橋
這一道發箍的橋，繫住春天的流水長髮

不讓去——青春與愛情啊，何必
走得如此匆忙

09-04-17

吻，可以是錨
停泊在相思的唇
可能也不是
那樣不可思議的漫長
就像在海岸線散佈的浪
綿長、悠久、重複
讓我想到最愛，和不愛的人

■林明理

漁 隱

黃昏奏起了號角
銀河被四海圍繞
飛瀑在天，直下
崖外，終歸飄向江淮

我把崇山的
清風，逐入連雲的小船
櫓聲隱隱，有
縈迴在耳
在星空中低喃

暮鼓敲響，這
深冬早寒，我
從迷霧中走出——
失去的故事
已然不回……

暮 鴉

就在那平野上端
像縷縷飄泊的飛煙
牠們，目不轉睛地
北顧，懷繫
使人傷感
又像山花般飄過梵林
多麼妙微
多麼靜寂
多麼驚歎的
休止音符……
而我也慢慢明瞭
最閃爍的飛翔
為什麼總是在
向晚的天空

2009年7月寄自高雄

■ 刀 飛

斑馬線

下班路上
 遲暮的太陽
 打著耀眼的鎂光燈
 拍攝我額際
 趕著回家的皺紋

一個盲者
 左手高舉號令
 右手持杖指揮
 施施然橫過
 千軍萬馬的斑馬線

正在狂奔的騎隊
 乍然剎住前衝速度
 乖乖地列隊
 等待盲者的巡閱

很不耐煩的鐵馬
 一齊鼓噪起來
 高翹臀部
 不斷放屁喧鬧

2009.10.22 寫於越南堤岸

■ 輕 鳴

血白、雪紅

鋤刀血白的軌跡
 軋碾埃塵

罌粟倏忽的雪紅
 飄洒靈空

意 象

刀鋒劈開狂飆的呼嘯
 草葉尖上猛獁飛奔

巨齒挑戰虛無
 突起的潤濕

旋轉著
 洶涌蒸發結晶

斷斷續續，指頭
 敲出來世死去的夢

一生不想，一聲不響
 掉進

失語的太空

2009 年 Rockville

■ 于 中

股市和詩

根本是兩碼子的事
 股市和詩
 聽說道瓊斯衝破一萬點
 我正在看洛夫的詩集
 收到兩封有關 401 K 的信
 我在網上搜集“詩”料
 報上財經新聞那一頁
 真難看
 我很容易就在 Face book 的部落格
 寫了一首詩給自己欣賞
 經濟已回復穩定了嗎？
 多不勝數的專家搶著回答
 而我只希望有一位高人指點
 作好一首詩
 黃金與原油價格高昇
 物價可能再次上漲
 我迷迷糊糊結束這詩
 抱著向明的“靜”
 入睡

10/15/09 寫於休士頓

■ 王 克 難

南京城牆

他們抵抗
 在地獄中
 厚牆散著腥味
 年輕的熱血

刺刀
 比半夜還黑

戰壕成了土堆
 烏鴉述說
 雖然牆不作聲

矢車菊

風中耆草，野罌粟，
 雲成行
 選一個安靜的追求
 飛蛾升起
 沒有人能選時間
 作最後的航行

閃爍星辰

吞下草的歌
 跨過黑暗門檻
 去到深深大地
 睡眠不是唯一的歌詞
 白色嘴唇合起
 頭腳一起
 跳向永恆

■ 蔡克森

俄羅斯二首

夜行聖彼德堡

火車在夜色裏呼嘯地前進
從左車窗向外看：天宇空藍
從右車窗向外看：大地幽深
我們的目標當然是向冬宮挺進
導遊告誡夜車上並不安全
有一支小偷的輕騎兵
正向著我們靠近
他們正注視著我們的錢包
他們真的挺夠幽靈的喲
我們無奈用鐵絲反絞死包廂
瞬間，一下子便從早春跳進酷夏
還好，我是失眠者
喜歡夜遊喜歡接收夜的訊息
喜歡夜裏寫詩和構思偵探小說

真美啊！

皇村，娜塔利亞花園

真美啊！皇村，娜塔利亞花園
我走進了你神秘的詩殿堂
處處風景裏都有普希金的詩句
都有普希金的聲音、笑貌和眼神
依據詩人詩篇我在花園裏尋找
發送了一封封愛和哀傷的短信
當我興奮地收到秘密情人的鈴音
花園裏百鳥便開始一陣齊鳴
好渴呀，且允許我把甜美暢飲
啊！皇村，你也是我心上的女人

2009年寄自南京

■ 資中華

進入角色

夜，是我的黑板
我的心，在把你
反復臨摹
反復書寫

而白天，是我的作品
你的早晨你的夕陽
你的情節你的細節
早就在我的心中預演

嘿嘿，你不會知道自己的生動
你是我用心刻畫的
一個人物
一個角色

盛夏的落葉

(同題唱和冰花)

正想要隨風飄落
正想要被一種什麼裹挾
正好你出現了
於是，盛夏裏上演落葉

對了，還有風呢
還有，被你捲揚起的感覺
你經過的時候帶著落寞
所以，我也染上一種蕭瑟

生命中的起起落落
有關心情，無關季節
你看，如果願意
可以一同涼熱

2009年寄自廣東

■ 冰花

驚鳥

哦 嚇了一跳
原來是一隻鳥
從樹上飛走

不知道
是我嚇著了它
還是它嚇著了我

好牛的鳥
我回頭
它沒回頭

回音壁

對它傾訴的心曲
無法將它穿越
彈回了說出的話
彈不回來
心的失落

小巷

五月或許六月
細雨柔風
吹進沉睡的小巷
夢一樣的神話寫滿一牆

一位女子 倚窗
沐浴了午後的陽光
一雙明眸在巷的另一頭
七月般滾燙

五月或許六月
望到十月或許十一月的遠方
小巷的牆上
多了一段美麗的詩行

■杜風人

海拔零下的山

我有好多好多的話要說
一浮出海面 即被浪沖走

心中有一塊 比海底板塊
更堅硬更深沉的痛 沉甸甸
宛如黑夜海中上弦的月珥

一網星星也撈不起 弦弧的委屈
圓圓缺缺彎彎曲曲訴說了億萬年
莫 莫 莫 眾星仍默默

那一網文明的網絡也莫再撈
千瘡百孔的記憶是撈不起
沉潛的孤獨也撈不起

驟然 一陣狂風巨浪
把一雙吃海人結繭的手 挽梳
當頭一棒 擱淺在我頭頂上
我聽到驚慌惶恐的呼救聲

有涯無岸 一滄海沉溺的愛
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Nov. 10-2009

■古松

我將愛留在惠州

我曾多次在你全城的綠意下
不再黯然無依
每一步都有我的前世和今生
蹣跚在你夕陽下
泛泛金波盪漾的回憶
瞬間已成惘然
心早已付予西湖的春去秋來
哲思與千萬顆愛心凝聚
歷經變遷依然佇立在蘇堤邊
看流水在墓前低訴
昔日的卿卿我我
總是剪不斷卻還是亂了
重來時你依然以雙手迎我
黃昏下的惠州有相思在焚燒
每一個足印都有不可分割的痴纏
刻骨銘心裡我感到自己的存在
假如他日可以重來
我會把深深的感激埋在
離我這樣近卻又是那樣遠的
老在夢裡依稀的瘦西湖

2009年寄自香港

■馮冬

To Obama

上海科技館裏掌聲響起時
你腦海裏回蕩的
是自殺性炸彈的轟鳴嗎
哦巴格達這個頑固的傷痛
諾貝爾炸藥炸開了一個和平獎
你費盡口舌
說服了貪婪的俄國人嗎
他們的脖子可不比薩達姆軟多少
對了還有矮小的朝鮮人
他們又進行了一次該死的軍事演習
揮舞著小小的拳頭
你將怎麼對付他們呢
至於我們
我們愛吃你們的麥當勞
愛看你們的籃球
我們應該沒有什麼衝突吧
除了我們深山老林裏的幾百枚核彈頭
和你們靠得太近的航空母艦
我們是戰略夥伴對吧
讓我們每年都握上一次手吧
你的笑容那麼燦爛
燦爛得足以讓我們羞愧
我們幾乎都相信了這個世界上
真的有和平

■徐達光

再度走在都市的路上

密密麻麻像個麻臉媒婆
到處東拉西扯強作說媒
老老少少擠擁重重
紅男綠女左拍右拖
諾言半載一年又同床異夢

車水馬龍十足千萬戰馬滾滾奔騰
來來往往囂張好似魯迅的吶喊

難怪世界環保攪了這麼多年
老早蓋棺卻仍未定論
多麼叫人混淆確實透不過氣來

摩天大廈日以繼夜在趕工
爭先恐後生怕不夠頂天立地
叫人聽不到雲雀悅耳的歌聲
祇見夜總會霓虹光燈在跳舞

所謂時髦各式
現代化視聽設備矚目皆是
許多文學的招徠術七色五彩
極其能挖空口袋裡僅有的鈔票
促成人們拼命賺錢的藉口

鄉郊小草啞口失聲地沉默望星月
詩魂也不知飄泊何處
河流輕輕地給黑夜催眠
祈禱安琪兒享有安詳的睡夜

2009年寫於越南

■明迪

紅千層

幾乎和草一樣，細長細長。
花期也長，不需要水分
就能盛開，火紅火紅。
花床是小鈴鐺一樣的果子，
給人先結果後開花的錯覺。
其實你不結果。
你以最簡單的結構，開出
最不複雜的一生，你不介意
沒有花萼，花瓣，花冠，
天堂的花也這樣。
你甚至不介意不被叫做花。
地獄也開花呢。
你開刀，開劍，開針尖，
你刺傷我，再將繁殖我的花蕊
開在每一根針尖上。
你有個小名叫“瓶子刷”，
專門用來洗刷記憶。
只有時間知道，為什麼你的花蕊
開在尖上——你用敏銳
將雜草清洗，只留下清晰。
秋天了，你落在我身上，
不介意我走到哪裡，天堂或地獄。

2009.10.29.

西班牙薰衣草

看花是花，但你幾乎不是花，
片狀的唇瓣，如甲魚裙邊，
游離於主體，卻又是主體的觸角，
若即若離，漫不經心地接觸

水，就好像魚唇吐出的泡
已不是身體的一部分，只在吞吐的
瞬間，將個體連接於浩瀚的世界。
那年秋天，在地中海第一次看見你就

■顧月華

路

那千百層笑臉，
重迭在藍天中，
鳥在飛。
重迭在窗外，
風吹動窗簾。
重迭在路上，
雨灑滿兩肩。
我舉目遠望，
那重迭的臉，
在消褪，
模糊的眼睛，
看不到瞳孔，
通往心靈的窗戶，
也許已關閉。
莫再守候，
張望。
路茫茫，
杳無人煙。
落日餘霞，
風清月淡，
寂廖長空，

迷倒，迷惑，看草不是草，
花瓣一張一合，如同詞語在呼吸，
暗香，彷彿一種暗號，吸引我
去尋找解密的口令。唇瓣下

麥穗，孤獨的陽具，傾斜在風中，
穗上開著花，像許多個女人張開口。
我滿眼是淚，如同花粉過敏，
一路開過去，漫山遍野的紫色憂鬱

恣意汪洋，深淺不一地，釋放。
單支，並列，群花簇擁，都不過是
一年生的草本，山還是山，
冬天到了，風會吹滅所有的燦爛。

2009.11.7.

■彭國全

你與歷史結下 不解之緣

唐德剛先生於2009年10月26日
辭世，享年89歲。是著名美籍華人
學者、歷史學家、傳記文學家、紅
學家，是中國口述傳記的推行者，
與胡適創建紐約作家筆會。

緊握一管董狐筆
以力透紙背的更大能量
打入時間隧道
打通古今
像礦道裡礦工挖掘礦石那樣
你挖掘歷史 不畏艱辛

你與歷史結緣
你也成了歷史
你不在乎
新舊交替
生死交替
歷史與你結下的是不解之緣
超越了自然更替的規律
你不會是晞露消失
也不會成標本留存

出土的古蓮子也能萌芽
入木三分，入塵封的歲月七分
你挖出的
近代 現代史充滿生機

你的心血
流入歷史長河中
粼粼泛起光波

2009年紐約

■夏野

寒冬四題

虛偽的溫暖

(寒風，一路吹來
野性，一路追逐)

眼下的一切彷彿安寧……
流雲白白的……
潮水平平的……
群山靜靜的……
聽不見任何聲響……
睨不到任何哭泣……

(是嚴冬的溫暖？是暮春的明媚？
是悲秋的苦難？是盛夏的燦爛？)

凋謝的日月

死死禁錮著的軀體
牢牢壓迫著的人性
朦朧的意境
模糊的語辭
假裝的微笑
苦澀的展示
一把一把冰冷的淚水抹去……
無聲無息低頭行路
再往前走將是什麼？
——茫然的曠野？挺立的鮮花？

痛苦的旅程

天地一片漆黑……
血色的月光吞噬長島的燈塔
光亮不滅是你我之間的愛
海中珊瑚紅黃白艷麗的花朵
紅色不變是你我之間的愛
沙灘熾熱悠然相處
擁抱海風自由自在
淨化沙礫怡然自樂
黑暗中，你的影子綁在我心上

■陳彥儒

迷 醉

我想人有些時候難免
需要迷離
需要恍惚
需要模糊
需要搖搖晃晃
需要天旋地轉
需要頃刻的一切不顧
需要沸騰血液至一塌糊塗
需要些熱量從劇烈跳動的心臟
漫延全身
需要思維抽空理性退席隨心
所欲地告白借題發揮地忘記
如果以上成立
今夜請給我一支芝華士
讓我迷醉一次
沉睡中纏綿 清醒中幻滅

黑暗中，蒼鷹睜著眼望著你
千千萬萬石頭砸下來……
愛——不會死亡
愛——永遠不會死亡

飛馳的情懷

為何秋天剛去如此興高彩烈？
為何雙眼望著禿禿樹林還笑？

紅紅的楓葉飄落
赤裸裸的樹幹迎風謳歌：
我，不斷湧出漂浮的欣喜
我，一枝枝長刺刺向夜空
我，積聚在黑暗中的臉光彩奪目
我，等待著暴風雨之夜的閃電
給——
江河湖海增添不可抗禦的能量！
笑——
腥臭的巢穴中發狂的貓頭鷹！

2009年11月1日於新澤西

■蔡可風

秋山秋水

一道水線中分上下兩份 秋色
把葉綠素 類胡蘿蔔素 花青素
在陽光下 借著生機調製出
青綠 唇紅 橘橙 金黃 棕褐
再衍生箇千變萬化去敷施給 誰

熊 打著呵欠擦著飽滿的手掌 腳掌
和大小樹林一起忙了整個春
整個夏
大半個秋
福有悠歸乎該由大地去接受
讓絢爛和著隨後到來的皚皚白雪
相伴進入到 徐徐的冬眠夢鄉

魚 打著水花跳躍翻騰 閃爍鱗光
生命的 無限 豐滿 多姿
儘是源於水的扶持 賦予
還歸諸於水 才上合 天理
下合 地理
中合 哲理

蝶 在黃菊、紅菊、紫菊、白菊叢中
翩翩起舞 落下 又再翩翩起舞
要趕在莊周的夢醒之前
把七彩的敷施散佈遠近
散盡 然後去把莊周用夢再接回來
由他來為陸地和水分辨
哲理和生理的玄機

我 忘卻了何處是實 何處是虛
何處是林 何處是水
似感到此身 若有若無地跟隨著蝶
恍惚 在這道中分線上走了一回
魚與熊掌經已得兼 陸上水裏天際
落葉繽紛
蝶眾繽紛
人我繽紛

秋 色彩 共與生命繽紛 繽紛 繽紛
2009年重陽於紐約上州莊嚴寺

■遠方

寵 物

請相信

這是福至心靈
一次邂逅
或偶然回首
兩個各自標榜
卻互相感動的靈魂
在瞬間
完成轟轟烈烈的
浪漫皈依

如果你還年輕
就去唱卡拉 OK
火山噴口
不在乎釋放多少能量多少想像
要不給自己點一首歌
悠揚一點的
把當初對童真對青澀的承諾
兌現給渴望的五線譜

要是你有了年紀
就做晚禱吧
虔誠如日出日落
然後祈求萬能的主
擺平糾纏的寂寞寂寞的糾纏
給機會寬限些時日
讓歲末的黃昏
披上嫁衣
誇張的節拍
催促遲疑的舞步
挑逗荒廢已久的熱情

請相信
生活
即便退化成
逆反或悖論的道場
愛仍是雙向的
當你用心播種心存感激時
你也是可愛的寵物

■張耳

規範漢語

——給馬非

“拉蛋雞”，不懂？
指丟三落（la4）四
狗熊掰棒子

“飯桶”？
“飯桶”不是說吃的多
而是不會做事，笨
（這都忘了還寫什麼詩！）

“第二代身份證”，與出生地無關
與出生時序無關
與輩分也無關
與互助青稞酒無關
犛牛藏羚羊、土牆、黃河
藍孔雀之河、瑪曲都是一個意思
都在紫花地丁的另外
因而，也不是我的身份

“經適房”，與月經無關，房事無關
垃圾不是越來越去的土和著小街的積水
八月炸雷高懸於看不見的蚊子咬的疙瘩
以及露天營業的小炒麵館。“房奴”
還可能是
區委會“打的”的公務員，“紅包兒”
而不是“紅寶書”遍地，一次性
“嘉賓證”，“差額選舉”，
“與自然和諧”
“天益”，“選舉與治理”，
“烏有之鄉”
“環球視野”，“毛澤東旗幟網”
“新華網”，“人民網”，“鳳凰網”
中國改革：中間派，右派，左派，包括
新左，偏左，老左，
官方網站，個人“搏克”，就是
“部落格”，與“梨花體”無關

耳朵落後，在紫竹院的籬笆上不分皂白。

也不知道“外卡”是不是 invitation?
也就是請帖，該叫“內”卡，或“入”卡
“綠色通道”，“金寶街”，“原生態”
“計畫外單列”，“貧貴”，“闊闊”
“機場大巴”，“攜行商務”
“領導核心”：公開，公正，公平，
選民證與上級指派候選人落選的關係彷彿
當頭一大棒，背後一板石
是工作的“重大失誤”
“摸精神”，保衛“十七大”
警督、警監、警司，制服
都換了4套了——與國際接軌——
暫住證，警告處分不知情的“老外”也是
美國領館的公民服務處講不好英文
但可以去探監。沒什麼好講的
原汁原味，“動粗醜聞”。如果
“方向性”，“有效性”
是在談詩寫作，那麼
“藥水河”，“觀音街”
“裸鯉”，“環湖賽”
又告訴我什麼？

熟悉的道路被切碎
小火清燉，煲湯
除了醬油，什麼都允許
凌晨兩點南海都市報暢談
詩情濃稠，卻讓我來不及思索
格薩爾王和昌耀怎麼比？
與荷馬與但丁？
黑犛牛，藏羚羊，油菜籽
還是“超地域”的“軍旅詩”
追求“精神性”
抑或
永遠的碎花頭巾？

2009年寄自華盛頓州

■ 達文

回 憶

這裏有過一棵
大榕樹

有故事 有雨
水煙筒時明時暗

連著鄉村 浮萍
做了一半的夢

扁擔環城而過
噪音和汗水

像黃昏 疲勞得
麻木的情愛

有過你
和我

看偶然的風
吹打無常

你還在這裏……

——致初逝的朋友

你還在這裏
在石牆 在樹林
在模糊的晨光中
偶然脈動

你 一直是
曠野中的草 若離若即的根
似仗量大地 又似探天
的風箏

那樣飄忽 我們
過去沒留意你

而今 連自身
的重量 也更加忽略

你已經散進江湖
成為誘惑 像骨骼
被歲月蕩滌得
透亮

你繼續
游離 任由我們奔波
陷於泥濘 生生世世
像每天的疲憊

一樣鄰近
一樣懶於言辭
像活著
再度相互遺忘

收穫季節

星期天
忙著攝取滿園而笑的
瓜臉

終於想起
種瓜的
老爹

他搖搖頭
蛻成一支
瓜棚的竹

回 歸

在我們久于梳理的心靈深處
湖泊是一面隱居的鏡子
才被腳步震出年輪
就為冬天刷成空白

■ 千瀑

之 後

之後我們甚麼也不做
在生長金屬樹木的海邊坐著
像玩倦的孩子忽然靜下來
那些木頭總是那麼好看，總是躺在
適當的地方曬太陽聽潮聲
起落。彷彿金屬的身體閃著亮光——
我聽到一種滄桑的東西在流淌
一種斑駁的甚麼在飛揚
但我們坐著，沉默看渡輪
留下一批人，又送走一批人
汽笛悠遠激越教海水感動
有人背著魚竿，牽著狗，走入
褐色蘆草隱密的深處
對岸一排紅樹，伸向藍天的手臂剛好
接住我們一起仰望的眼神
是啊這些好看的紅樹正在老去
寂寞地，無悔地，對著
水裡的影子蒼老
我們也一樣，我們會走過
無人搖晃的鞦韆
在生長金屬樹木的海邊，打開
又細又長，斑斑鬢髮一樣
金屬的記憶

2009年9月22日

瞭 望

這麼費力地攀上山崗
僅為了回首俯瞰嗎
在明白芸芸眾生的熙熙攘攘時
常常對一些長青的參天巨木肅然起敬
這可是千萬年後的塵埃啊
不過和今天的塵埃又有什麼區別

《原點》民刊

■周星

白鶴亮翅

一曲已畢，晨練的老人緩緩地
收起手。當太極拳打到第二遍的時候
廣場人潮湧動，八點是上學的時間
青年人已經等不及了，他們加快腳步
從廣場的邊緣迅速流過。而老人
目光依舊，他再次將自己舉起
彷彿是用盡了
全身精力在營造
一個磁場，他位於其中
這時風聲有些緊了
他邁出左邊的步伐，將一個圓
帶向左邊，很快，他發現了
失衡，他轉向右邊。生活在手中
翻來覆去
而根——他的腳
緊緊抓住地面
突然，他轉過身來，亮出了
自己。帶著柔和，他目視遠方
這漂亮的一招
在太極拳裏
叫
白鶴亮翅

■柯賢良

理髮

總是有頭髮從眼前落下
不聲不響地
帶來意義

這滿頭的黑髮長了剪了二十年
落地就是
二十年的光陰

二十年我一直在剃度
這斬不斷的三千煩惱絲
苦海無邊我一直都沒有回頭

輕

在這清涼的夜裏，呼吸是一朵花
一朵花悄然綻放於空氣
一朵花是一隻鳥，翅膀張開
溫熱與濕氣 拂開了夜
一隻鳥的翅膀上的羽毛 它的輕
靜止於飄落的瞬間
在這靜止的瞬間裏
有人撥開了空氣 平靜地呼吸

■黎盼

秋光中的麻雀

就是這兩隻麻雀，整整一個上午，在
樓前的空地上
蹦蹦跳跳。陽光靜好，柔軟，它們
時而飛上樹梢，時而降在草坪，像
踩著彈簧床；
四粒花椒似的眼睛，黑亮，互相打量
那裏面閃著喜悅的光。
這高樓，天線，行人
還有嚴冬逼近，它們似乎都已忘掉。
親愛的K，我就這樣盯這兩隻麻雀，
看了一上午
一個人傻笑；接下來的想法，是關於
你的：

那時，我多麼希望，我是兩隻
麻雀中的一隻
而你是另一隻。冬天就要來了，
可是我們不知道；
世界我不要，我只要你。在秋光中
目光追尋彼此的身影，黑亮的
眼睛裏有喜悅的光
你繞著我跳舞，歌唱，我為你
精心梳理羽毛，到老。

■馮程程

迷蹤

——和七丈廬

遇水行船 踏岸走馬
鄱陽湖的鱸魚
海拉爾的塵沙
解開衣帶 剪去頭髮
囊中有酒
鞍架上有薔薇花
與路上的第一個匪結拜
凝視 棕色眼睛的賽依利亞
夜過森林
先閉上眼睛——睜眼驅散了那些
指路的烏鴉
瓜洲渡口看船客
街道口看車馬
你在橋上
他在簷下
湖面澄澈 泥砂俱下
前山高峻 後山如畫
東村借米 西村煮茶
然後
遇水行船 踏岸走馬

莊子和墨子

我們用這二位
給可愛的小巴西龜命名

好動的是墨子
不好動的是莊子
墨子會舞劍
莊子 陸沉
曳尾于塗
我們的
墨子和莊子
在混沌的魚缸裏
浮浮沉沉
將 一場學術爭論
徹底勾銷

■黃騰飛

名字，名字

當我說“我是認真的”，我是認真的
直到睡去，真的睡去。

我有了更多的說法，一個東西開始成形
叫出它的頭髮的名字，乳房的名字
叫出它的大腿的名字，陰道的名字
眼睛的名字，鼻子的名字，嘴唇的
名字，眉毛的名字，面孔需要
更多的名字。

當我一一撫摸這些名字，一隻
睡美人醒來

■彭英龍

陀思妥耶夫斯基 走在大街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在大街上
他被捲入了混亂的人流
日子，也像這破爛的大衣
無法將寒冷的軀體，緊緊裹住
而一張張面孔幽暗而陰冷
人聲似車輪滾動，模糊又糟雜
在這幽暗的十二月的莫斯科
在這陰冷的俄羅斯的天空下

忽然人群中有誰說：上帝，你這…
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變了臉色！
你看他忽然變暗的眼睛
似天空忽然陰沉
然而在這眼裏，有電光，有火
——淚眼汪汪！
更多的呼喚，是深淵的絕望
哦在十二月的俄羅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緊緊抱住了自己！
而遙遠的，是可憐的阿廖沙
透過人流，無情地說
哥哥，你又將如何生活？

■朱穎

敘事

這一年雨水豐盈，紅塵不揚
信徒們西行
遇見山，喊純潔
遇見水，說晶瑩
爬行的牛一群一群，努力湊夠一百頭
與另外一百頭私奔
清風，瘦馬是看不見了
西出陽關又會是另一種風景
妃子笑過，厚的天，寬的襟
過風長亭
手停住，卻不能
生死
多事者，才會繼續敘事
作揖那麼長
彷彿馬蹄翻飛，兩袖儘是清風
溫好的酒不知醉人
看這比喻
缺少殘陽，我寧願
不再前行
北上，北上
就是一年

■郭慶剛

瘦

每天都有死亡經過
每天都有事件
在減少你
漸漸瘦
慢慢瘦
越來越瘦
每天都有瘦
和一把椅子
安撫你
讓你坐著
漸入黃昏

生活

與幾枚硬幣為伍
一杯茶
讓它永遠滿著
我們喝它
用同一種姿勢
假裝它是甜的
喝完後露出笑容
忘掉天空的藍
遠方的遠
只重複簡單的動作
左腳靠近右腳
身體向後
區別白天的白和黑夜的黑
我們也不抒情
我們敘事
看見鳥兒
就說 羽毛
看見春天
就保持沉默

《陵江詩報》

■魯川

空 門

就剩下這麼一丁點了
夜已漏盡 草已枯萎
一隻手 按住天光
另一隻手 還拎著水桶的耳朵

大膽的舉動 讓一頭小獸奔跑
成超然狀態 門
虛掩著 櫻桃的氣息

這是在絕境 高地
無塵之煙 不忍釋懷
她站在木訥處 吐出的詞
是一枚春天的鈕扣

■冬簫

弧 形

鑽進瓶子裏，四壁透明
弧形的臉印在瓶壁上

瓶外有燈，燈光弧形
來來往往的人彎曲著，有的高興
有的悲傷。有的扭曲著大腿
走在弧形的路上。有的沒有走
目光中
有貓頭鷹的光亮
也是弧形，被我的瓶壁反射了回去

你走了，我想你

你走了，我的文字開始想你
想到文字無力，文字發白
於是，把文字兌上二兩白乾
一口氣燒到心口，燒到

你漂浮上來
這時的你，不會再背著烏黑的竹簍
蹣跚著走路，不會咯血
更不會再掉進深深的壑穀

我這樣想你，這個過程
我一直消耗著內力

■袁偉

玻璃煙灰缸

撕開胸膛就是洞口，無數人頭向裏低望
黑色的時間旁豎著大紅的看板
一塊巨幅玻璃把人群隔離
它是變形的，正慢慢彎曲
並像柵欄一樣圍攏。人們話語紛飛
滿世界都是煙草的味道
工匠手持刻刀和加工物
他們製造的玻璃容器，像漂亮的水晶棺
用來裝下從指間落下的骨灰

燈 下

昨天的晚報，一本舊雜誌
藍色的空煙盒，屋子裏的
東西看上去是明淨的
報紙廣告上的最後一個字折向裏面
如同桌上的舊雜誌被撕去了封底
時間躺在燈下
能隱藏的東西越來越少
我關閉燈光
索性讓黑暗透明，讓一切赤身舞蹈。

■三色堇

一場細密的雪開始下了

夜晚發著低燒
沒人相信隔世的風
已坍塌了陳年的衣袍

是誰靠近了我
靠近了撲面而來的蒼茫
今夜，我住在哪兒
燈光給我一個虛假的暗示
有多少事物不被人知

哈著氣，伸起尚未捂熱的肢體
沒有理由逃避黑夜
就像沒有理由懼怕風燭殘年

這碾不碎的日子
一場細密的雪開始下了
我無法遏制一場一場的冷

■張建新

年終總結

兩個人的談話逐漸變成
一個人的自言自語
窗子是打開的，風
把雨水送到冷卻的杯裏
對面的屋脊上，幾隻鴿子
在不緊不慢地梳理羽毛
樹上的葉子早已落盡
他想，除了雨雪，應該
沒什麼東西可以掉下來了

■西北龍

睡眠的症狀

渴
流口水
渾身酥軟
溫度上升，要化了

這些症狀
一件一件都要丟掉
輕、輕、輕
鐘錶藥液一樣滴入睡眠

■劍熔

你說你想我

雪落一尺。雪依然在飄
你又一次打來電話，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東北一個偏僻的小縣城
哪裡也在下雪。你說你想我
我彷彿看見，電話那邊
你的淚水已結成屋簷下的冰凌
你的思念像白雪，純潔如玉
你說你想我，雪就這樣輕輕的飄下來
可我握住的雪花，卻在掌心融化了

■十鼓

一群鳥

在雪地上談兵器
在矮松上談歷史
低飛的荊棘樹，像躡足的刺客
身藏匕首

有人咳嗽走過，無人
注意他腳底，這憂鬱的界限
在一年一年珍惜

抱著靈魂不放。我忽然想
我也一樣一直在逃，內心在發抖
有人在戰鬥中被殺
我要尋找桃花，掩埋

我的目光隨他們飛起飛落
隔著許多朝代，我還是認出
這轉世的陰謀一族

■朱武軍

風從山那邊吹來

風從山那邊吹來

攜同霧和潮濕，蘆葦掀動，一個夢
醒在一些思想的根莖

每一滴露水都裹著自己的溫度
咬疼我涉夜而歸的雙足

又繞過一道彎
就看到了我的村莊
我夢中常常脫口而出的詞
那麼沉，又那麼的輕

■晴寶兒

不是誘餌

我坐在河邊 燈心絨的小草叢柔軟
夾一根細伶帶鋸齒的葉
擦撥陽光下的寂寥 魚啄水中草的影

我指微顫 水波抖晃 小魚擺尾
天空開一朵花 我不是誘你的餌

■不懂事的蒲公英

時間之前

再向前一些
蝴蝶就從春天裏飛出來
讓天氣轉暖
讓花開出差澀的顏色
再向前一些
日子裏所有的碎片都復活了
使我無法喊出：
什麼更需要你的回憶
也許，時間就是
使你我下沉的東西
它如水，點點滴滴
能穿透一個人的心
穿透他的靈魂

《情詩》季刊

■落草風起

今夜有風

一片葉子的蒼鬱
飄遊在菊香的曠野
一隻紅蜻蜓的輕羽
跌落水面 載著留戀
飄成船的姿勢
全是春的身影
夏天最後的一個黃昏
暮雨浸潤了孤獨枝條上的餘熱
南國如暑的日子裏

今夜有風
親愛的風在為誰吹送
只是不知 這風的清爽
能吹到你那裏嗎
還有一片 淡藍的心情

■寒山依依

溫暖質地

貼窗花，聽風笛，裁剪時光
空無一句對白
我扮回兩千年前，小女子模樣
在紙上吹落花

四五個離人
三兩把盞
可是你昨夜醞釀模樣
未曾笑，唇齒已寒

已然回不去了吧
舊時模樣，瘦成簾外霜花
我要如何伸手，阻止它們在你心蕩漾
把一枝宿愁折下，捂暖

或者，再吹一陌彼岸花吧
葉脈贈你，蕊留與自己
生生錯，生生俱依

■余鳳蘭

守望

守望美的高度
風被一群鳥高高舉過頭頂
就用雪寫一篇序吧
寫我在冬天雪花中降臨
一年又一年啜飲時光
把冰含在嘴裏
吐出溫暖的詞

可以敘說的往事不多
遠離虛幻溫情遠離母體
二十七歲那一年
我無法抓住母親的雙手
只能像一棵向下生長的樹
那些根鬚漸漸泛白了
我的髮絲

從最後一道光線出發
大地用雪擦亮乾淨的身體
腹藏春天 把一幅畫卷起
整個冬天我在尋找火焰
尋找鐵與火的崢嶸水與火的纏綿
直到樹上掛滿長著綠葉的鳥

■老秋

去鄉下看日出日落

這麼多年，總有一個聲音魂牽夢縈
走吧，走吧，去鄉下看日出日落
早春的太陽，看上去像剛煮熟的蛋黃
嫩嫩的，柔軟而光滑

我常常這樣想，彷彿看到了嫋嫋的炊煙
三、五頭老黃牛在池塘裏打滾
還有那些不知名的野花，竊竊私語
那麼是誰最先喊出的乳名
突然扯斷我的一根肋骨，在暗夜裏
撫摸疼痛

就在這高遠的藍天，在一望無垠的大地
我是不是可以坐到田埂上
安靜地抽支煙，曬一曬太陽
看看日出或日落，究竟從村子的哪個路口
大步流星趕來，又不疾不徐地離去

如今，我在城市行色匆匆
我和故鄉的稻草人沒有什麼不同
它懷抱著太陽的光明，倔強地和風對話
千里之外，它也是我的形象代言人
年復一年伸展著雙臂
在陽光潤濕眼睛的時候，煽動一下翅膀

■鬱季

風之上

注視風吹的漣漪吧
即使你躲在樹梢你藏在葉子的根裏

我已經到來我沉默了十年
你觀望的是火是星星點點是流鶯

我不但飄浮而且在你的注視裏
駐紮，你看那長長的河流
蔓延著所有的思緒，我會
讀懂所有的脈絡順著你的紋路
把你含在嘴裏的那滴珠露
引誘出來

我開始把行囊就地卸下
收拾一片空間或者是綠房子
用我的手指舞蹈
契合平靜舒緩
但我決不會把你拋下
擦肩而過

■鄉巴

人生

枝極，是葉子的背影
但不是軀體。我找不到它的軀體

葉子只有靈魂，在恰到好處的時候
露出頭，然後就消失

我也是露出來，然後就消失
甚至不如一棵樹
它的死尚且立於天地
而我只能躺下。軀體慰藉螻蟻的餘生

■胡月

蓄謀已久

將一些零散的東西，從水裏撈起
曬乾。然後融洽，用詞語
裏面所包含的事物，組成一個話題

此刻，生活的碎片被陽光抹試
女性的手指，灼熱
紅房屋，綠色樹冠，溫和的風
擠滿視野。個人的獨白
誰也不能聽見

■陳劍文

桃花之約

經年的約定
使你風塵僕僕
而桃花隨開隨落
隨落隨開
只給你留下芬芳的假像

你看見一個赤腳的孩子
在濕軟的土地上奔跑
粘一腳的花瓣
就向他打聽那個名叫桃花的女子
孩子卻笑嘻嘻地告訴你
“那是我媽媽！”

順著孩子伸出的手指
你看到那個熟悉的背影
正在不遠的田埂上
奮力地剷除一株不知名的雜草

《楠》民刊

■余地

冬 夜

夜色是一條冰冷的鐵軌
向前延伸。我的心臟
像一隻輪子，飛快地轉動
這裏，不是終點
站在樓頂，風抓住我的脖子
如果跳下去？世界在下面匍匐
等待它的獵物。四周一片寂靜
群星不斷墜落，擊中我的額頭
如此茫然，像一個多餘的人
被天空遺忘。我抱緊肩膀
所有的窗戶都在沉默
在黎明睜開眼睛之前
我必須走回自己的內心
像一場從天而降的大霧

早 晨

夢是一個深不可測的洞穴，被黎明
用陽光的石頭堵住。睜開眼睛
窗簾上爬滿了白色的影子
多麼幸運，又一次擺脫了死亡
電話鈴尖叫著，這是新的一天
一切都有可能發生。起床之前
必須做一個深呼吸，所有的毛孔
張開嘴巴，饑餓是沉默的
生活是一根自來水管，擰開閥門
流出紫色的鏽水。一塊毛巾
總是在擦拭同一張臉，鬍子
戳痛了你的手指，它在生長
多少年，你沒有給自己一份早餐
走下樓梯，身後是一扇門

■馮磊

興 緻

我突然想起，要去研究一顆露珠的張力

我還曾想，要讓詩
變成世俗的歡樂。變成主婦手中的
勺子所演奏的音樂

我還想像，一顆花生如何自動裂莢
花生豆在桌子上靜靜地聽豆莢
講它自己的故事。

可是現在，樓下一個淘氣的孩子
點燃了一支鞭炮
讓我所有的興緻，都在瞬間尖叫著
戛然而止

——那顆花生的夢，也於是被打斷
豆莢的故事，因此結束了
好像還帶著某種歎息。

■青草山坡

傷別賦

我多麼渴望回到一個亂世
如果你是女盜。我就可以打馬
趕到你的山寨。外面紛紛擾擾
這裏安安靜靜。
折一枝春天獻給你
你是這裏的王，公主一樣的王
四周冥寂，飛鳥蓬鬆
湖水映出桃李般的幸福

現世太平。你要步行上班，穿過
社區、公路

草地、清明。要去的地方時間很緊
我看到你迎著風，緊趨的身影

暮 晚

暮晚，瀰漫一些孩子想像中的山羊
這些雲朵一樣的白，從山坡進入城市
炭火架起犧牲。清明剛剛經過
我彷彿那只守夜的牧羊人

看著自己肢解的心血

山坡上的青草在一場雨後瘋長

■許煙華

油菜花開

一片一片
黃色的 被剪碎的風景
從我的車窗外一閃而過

請保留河流 小樹 蝴蝶
油菜花旁勞作的農人
請刪去工廠 居民樓 高速路
車窗與油菜花之間的距離

請把這些剪碎的風景
重新縫補起來

請給那些路過的人
傷心的人
秋風裏坐在樹下回憶的人
穿上這件花衣裳

■張敏華

一個卑微的人

秋天蔓延過來。
一個卑微的人，坐在草地上
嚼著草根，
舌尖上的甜，是春天的甜。

當一個卑微的人
從秋天的草叢裏跳出來，
一隻蚱蜢的命運，
由此開始改變——

一個卑微的人
伸手捉住了蚱蜢，
秋天，加快了蔓延的
速度。

湖南常德詩人作品輯

江 畔

■雅捷

本名楊亞傑，祖籍河北巨鹿，生於湖南慈利，長於常德。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已出版詩集《趕路人》、《三隻眼的歌》和《摺扇》三部。

刀刃上走

刀刃上走
割破的必然是最柔軟的部分
腳底在流血
從心房往下流

刀是大地的一部分
類似於瓦礫 荊棘
它倒豎在平滑的路中
你是看不見的
不走也是感覺不到的

只要你走
只要你腳底沒有足夠硬的老繭
你就會流血
越柔軟的地方刀口越深

刀刃上走
必須除掉絲毫的怯懦和猶豫
懷著內心的火焰
緊緊盯著遠方的黎明

把樹栽到天上

把樹栽到天上
枝葉就往泥土裏長
按照根的姿態蔓延
葉子就像根鬚一樣
尖銳而又細長

把樹栽到天上
鳥兒就往大地上飛
按照白雲的邏輯聚散

羽毛掉了就像春雨一樣
把整個世界洗得乾淨而透亮
把樹栽到天上
種子直接撒進太陽裏
汲取的是永不枯竭的能量
所有的夜晚都是開花結果的秋天
收穫著滿樹發光的星星和月亮

■鄧朝暉

70年代出生，有詩作入選《中國〈星星〉五十年詩選》、《2008年中國詩歌精選》等選本。曾參加詩刊社第25屆青春詩會。

鏡子

我在鏡中看你
這是一個明媚的春日
我看你埋頭洗臉
發出“哼哧哼哧”的水聲
我在一旁梳頭，紮小辮
我在回憶已經過去的旅程
回憶昨晚的夢境
這一切多麼相似
這一生多麼相似

我在鏡中繼續看你
擠牙膏，漱口
淡藍的毛巾
白色的泡沫
這一切進行得多麼緩慢
彷彿在有意和著我的節拍
我們素不相識
我沒有看清你的面容是否年輕
我沒有看清我自己

你知不知道
此時我多想靠近你
靠近你寬闊的肩膀和胸膛
靠近你綿延的群山和流水

沅安路的盡頭
廢棄的倉庫滲進多餘的江水
深的是紫雲英
淺的是月季
黑色的煤
橙黃色的起重機
轟隆作響的下午
一輛計程車駛過無人的啟明中路
風吹 柳樹起舞
鋸齒形的柳葉上留下幾道陌生的車痕

■劉雙紅

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湖南新湘語詩派代表之一。出版詩集三部。詩作入選《當代詩人詩選》等詩選本。獲全國性詩大獎十餘次。

望故鄉

潔白的槐花 在傍晚
送來遍野的螢火
窺視所有的窗戶
安靜的下弦月
走進水井 濕潤的靈芝草
懸掛在深深的井壁中
忽隱忽現 像模糊不清的
擔水的隔壁小妹

童年從厚厚的苔蘚中鑽出
拄拐的奶奶提著菜籃
照亮屋後的小路
鼻息發癢 水牛的尾巴
像大哥的巴掌 拍打我的肩
我走在媽媽的樟腦上
父親手中那盞染霜的馬燈
在寒風裏抖動

變矮的父親

什麼時候我發現
父親竟然矮似一張鐮犁

兒時 盤坐在他的肩上
感覺父親是一座走動的高山
頂著打稻機 他
健步走在田埂中 彷彿
得勝回營的將軍
揚場揮起掀板 朝向天空
如同舞動戰旗的英雄
吸著土煙 站在麥地裏
這赤膊的黑漢
彷彿撐天的柱子

父親一下子矮了
緊握犁把 躬身耕田
他把泥土的根
擰成手中得心應手的鞭子
隨心所欲驅使季節
他小心翼翼地培土
彎腰扶正株株歪斜的棉苗
像攙扶學步的兒女
插秧時一根一根地清除稗草
不讓日子有一點雜質
矮下來捧起牛糞 蹲著磨一把鐮刀
低頭給一頭母豬餵食
一生固有的動作 多麼嫻熟

那天清晨 太陽緩緩地
越過他的身子 遠遠望去
俯身勞作的父親 彷彿一坩
矮矮的坡地 在陽光之下
那片蔥蘢的棉秧
閃著金光的葉片被風吹動
像無數開始亮翅的仙鶴
站在父親弓起的背上

■談雅麗

七十年代生於湖南常德，湖南農大獸醫碩士，湖南作家協會會員。在《詩刊》和《青年文學》舉辦的詩歌大賽中獲過獎。

魚水謠

你要愛我的洞庭湖甚於往日

要沿著我的血管找到荷花的源頭
你要愛上源頭的青山
青山背後燕子銜來的暮色
你要愛上我餵養過的白鷺
在湖邊，你要愛上十歲的我手中的絲網

你還得愛我家鄉的老屋
屋後滿園桔子的酸甜
愛上老屋裏我的親人
愛他們古銅的微笑和不停地叨嘮
你要愛上我忍受的別離
愛上歲月給我的那滴委屈的眼淚
愛它們至今仍隨上弦月
呼嘯到遠去的田野

如果你愛了我這麼多
你會擁有更廣闊的胸懷
我將溫柔對你
我會愛上你的全部——
你夜夜夢中的
十萬公頃海水和波濤洶湧的鄉愁

某個片刻的沉醉

某個黃昏，我有片刻的沉醉——

像秋天的大湖一樣
但我不是湖中的蚌貝、卵石
不是柔如絲綢的水草，棲居灘塗的野禽
我像一粒波浪，在洞庭湖畔，獨自澎湃

我有片刻的沉醉
想抱緊初月、北斗，天空銀灰的倒影
但我不是漸落的黃昏
將要點燃夜的清愁。我像波紋和錦鯉
執迷湖中一盞將熄未熄的 漁火

我有片刻的沉醉。我自秋光中來
但我不是易碎的韶光
不是此刻，滿懷著靜寂與空蕩
我是湖中一隻金黃色的虎
咆哮著——熱愛和遺忘
這銷魂片刻引領我，分解我，召喚我
哦！它確信了我的命運——
一邊為愛燃燒，一邊被愛摧毀！

■唐益紅

湖南省益陽人，現居湖南常德，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在《詩刊》和《青年文學》等舉辦的詩大賽中獲過獎，有詩入選《中國2008年度詩歌精選》。

風吹過

風 只是一個虛詞
一個帶給我重量的虛詞
那些陽光穿巷
井壁陡峭 時光傾斜
寫下的卻是泥土和草根的供詞
如消亡前的浮塵伸出了悔色的臉
平靜了 是的
一切都平靜了

風吹過
悄悄把一些痕跡抹平
路上到處都是要回家的人
他們飽滿的身體裏
藏著一個春天無處不在的荒涼
向左 向右
通往天堂的路 四通八達

我要怎樣才能離你遠一點呢
想像中的刀片閃著寒光
我要怎樣才能離你近一點呢
努力不去碰那些疲憊不堪的柳絮
不去碰貼在春天額頭飛舞的閃電

轉身之前 明白之後
這塵埃之上的輕
這時光摔碎落地的聲音
老祖母提著燈籠在天上走
風吹過我的四眼井
拖著一個尖尖的尾音：
“忍耐吧！孤獨的人”

紅 掌

爬山越嶺 遇水過河
黑暗中只有母語在召喚
那些緩延開來的手掌

那些盛妝如水剔透玲瓏的臉
在遠出的煙霧中逐漸清晰
沿著連綿的血脈
翻啟著沉默與濃烈

她的體內有一條靜止的河
會在沉睡的夜裏蘇醒
當一雙手翻過了另一隻手
當一條河隔開了另一條河
還有什麼比它更紅的血
還有什麼比它更遙遠的路

那裏永遠有一片積水的雲
從村莊的頭頂進入
在凹陷的黑暗裏扶住時間的切口
最沉默的花從寒氣中抬起頭
紅嘴唇紅衣紅鞋
遠嫁他鄉的她們
咬著一閃而過的青春
頂著內心的烈焰

在臘月裏降下的這場喜事裏
她們笑著笑著
流著淚走了

■謝曉婷

70年代末出生於湖南某小鎮，社會閒人。自認為內心純粹，情懷嫵媚，所以總走不出自封的，苦難的高貴。

一些事情

一些傲慢傲視著另一些傲慢
一些孤獨孤立著另一些孤獨
一些人莫名其妙地悄悄離去
一些人又軟軟地草尖一樣降臨
一些雲就那樣飄遠了
一些雨就這樣落下來
一些花兒辭別樹，紅顏老於昨
一些泥土隆重而固執地沉默

一個地方住了那麼久還是覺得陌生
一個從未謀面的人卻把我的一生束緊
一個是註定要遲到的我

一個是不願意久等的你
一生就這樣錯過
一世就註定了寥落

一把刀鏽在鐵匠手中
一隻鳥躲入雲叢
一句久未說出的話
一開口就被風吹走
一些來不及完成的事情
一輩子浸泡著歉疚
一些早晨重複著另一些早晨
一些黃昏埋葬了另一些黃昏

來去如風

不一定非得開花，結果
但你得使勁兒長
長成白嫩的大蔥
或擠擠挨挨的蒜頭

我在北方認識了這樣一個朋友
因為滿含期待
說話總言不由衷
他把天涯當成紙
用腳寫字
預計寫滿了就把自己丟進白河
或黃河

臨走時他要我學他一樣
咬牙切齒雙拳緊握
或者甩動留海
讓離別輕盈得像一群
沒有腳的風

■李富軍

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散文集《山風水韻》、詩集《桃花雨》、小說集《秋水無痕》、文化書籍《走進桃花源》等四部。曾獲詩刊社組織的全國新詩大賽優秀獎及全國性徵文獎、黨報副刊文學作品獎，詩集《桃花雨》獲第五屆丁玲文學獎。

初秋

時令 才泊上八月的肩頭

一場大雨 就將酷熱
驅趕得無影無蹤

一群群候鳥 在蠢蠢欲動
在雲層下飛來飛去
翻耕著 越來越高的天空

柿子 已爬上枝頭
為匆匆趕路的季節
點燃了 一盞盞紅燈籠

只見坡頭上的楠樹
被月色燙得逐漸生動
把我 也染成了微醺的紅

唯有四季常開的天竺葵
張開了 那紅嘟嘟的小嘴
咬 路過的秋風

小船

天色
越來越暗
遠處的江面上
鳥叫的纖纜
拉動著
隱隱約約的小船

近了 近了
還閃亮了漁火的眼
定睛一看
就彷彿
一根閃亮的針
要把夜色縫嚴

■陳小玲

湖南津市人。現工作於湖南省常德市。

你來過我的城市

——昏睡者手記

我又看見，即將要發生的事物
看見你趕往我的城市，寸寸逼近
你望著窗外一閃而過的景物

神情憂鬱，沉默不語

你真的來了，看沅水，看冷清的碼頭與輪渡
在人民路的梧桐樹下，來來回回地走
我聽見，一個聲音，一遍一遍輕喚我的乳名
那是夢中搖曳的杜鵑花，漫山遍野

說過的話，走過的路，路過的人
早已模糊不清，支離破碎
只有寫在雪地的小詩，一直記得
記得你緊緊捂住我吹得烏紅的手
你怨我吧，那首小詩，我把它弄丟了

你來後，雨，一直在下
一個人的深夜，我這樣記載
2009年7月的某一天，暴風聚雨昏睡不醒
T來過我的城市，站在我每天必經的人民路口
錯過三月，錯過沅水河上五百年前的扁舟
不要難過，等過了這一天，一切寂靜無聲

我就要動身了

我就要動身了
我的體內隱藏著罪惡，冰山與烈火
它們同室操戈，阻斷我奔湧的血脈

我屏住呼吸，辨不清方向
“我就要動身了，因為我
聽到那水聲日日夜夜輕拍著河岸”

我必須再一次振翅飛翔
附在卑微的塵埃之上
凝成六月裏三滴溫軟的雨水

一滴墜入深深熱戀的那條河水
一滴挽救即將死去的樹木與枯萎的花朵
一滴飄向高樓的那扇窗，輕輕落在
倚窗而望憂鬱成疾的臉

■余志權

湖南澧縣沿溪人，湖南作協會員，
常德市作協副主席，出版詩集《我有
你的一片鑰匙》、散文集《草園》。

班車，始終走不出城

(一)
辦公樓
七層
上得快的有電梯
上得慢的有樓梯
上得快的下得也快
一步一步上的
也得一步一步下
不是人人喜歡電梯
也不是人人喜歡樓梯
辦公樓的人
在上下中生活

門口的門衛
從不關注人的上下
只審視著進出的人

(二)
早晨七點四十五
班車從黃金台出發
過青陽閣
過丹陽橋
上班的人
同一條路
同一輛車
同一個方向
同一個早晨
不同的是目的地
班車不時地把人丟在路邊
繞一個大圈
始終走不出城

(三)
辦公樓橫臥
像一座山
一排一排的窗戶
錯落有致
像千佛洞

不同的是
洞裏敬的是菩薩
窗裏坐的是人

(四)
城裏一座樓空著
一空就是幾年
沒理由
就這麼簡單

農舍空了
是農民已外出掙錢
女人空了
是男人出差或去守了邊關
農舍空了
農民回來就會豎起炊煙
女人空了
男人歸來就會續起纏綿

城裏的一座樓空著
從窗口望去
像是一個黑洞
不知深淺

(五)
一座樓就是一個機關
樓建築在千年的稻田
稻田的農民已無農事
春夏秋冬
像農民的一條護家狗
圍著機關轉來轉去
怎麼也不肯離去
怎麼也不肯讓機關收留

■熊剛

常德市作協會員。有詩作入選《當代新詩百家精選》、《2008年中國詩歌鑒賞》等。

月光絆倒的愛情

風把荷葉翻過六月
夏與池塘
還剩一棵蓮子的纏綿
秋菱纖細的手
捂不住青蛙的甜言蜜語

柳挽起垂地的情絲
等候如約的雁陣
蟬不失時機的表白
蟋蟀把那些晦澀的情話
翻譯成純正的方言

月亮船劃破波心
星星砸起漣漪
我倚在皎潔的船舷
打撈被月光絆落的愛情

一把蒲扇的無眠

蛙聲，哄我睡去
企圖掩蓋一場夜襲
成群的黑衣刺客
對我稚嫩的腹地
垂涎已久

而這一切，我混沌不覺
在不設防的夢裏傻笑
三十多年之後醒來，才知曉
那些寧靜的長夜
是外婆那把老舊的蒲扇
將慈祥的月亮
從東山坳，一直
搖到西窗下

●湖南常德詩人作品輯

越南

尋聲詩社特輯

組稿：冬夢

■燕子(德國)

離群的夢

夢是幾時離群而去
不留下一絲遷就
幾番等待卻不歸來

是厭倦或是挑戰
那一疊疊積塵的夢
離群而去另覓
圈圈夢海新境

不歸不歸
卻誘人到處尋覓

■冬夢(香港)

我正等待一陣 涼風吹來

獨坐無語的
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的下午
我忍著淚淚忍著痛
詩寫了一半
牆壁上一幅盛綻的紅玫瑰
框內仍然停留著春天
將一群啾啾的鳥語
藏得好密好深

花能解語鳥能對話
絕對不能敞開心事
玫瑰只在畫框內永遠開著
鳥的天空永遠閉著
淚讓我多寫兩行
痛讓我多寫兩行
無論如何

玫瑰和春天
春天和鳥語
再寫
也不能成行成詩

火的確可以將歲月燃燒
刻意成灰隨意散去
血只能凝結只能傷痛在心中
擲筆推詩而起
我正等待一陣涼風吹來
或者讓清冷的水
慢慢替詩降溫替我降溫

■郭乃雄(法國)

夕陽的告別式

拍下我家的西窗夕照，手中的
數碼相機總顯得有些憔悴，
正是那種……茫然若失的感覺。
你看，暮雲朵朵，如此不捨地
送別西沉的一抹晚霞，
連悲秋傷月的宇宙也被感染得眼睛通紅。
在窗緣托腮遠眺，
我不禁探索，夕陽的家鄉是否就在
地平線的盡頭？
這也使我聯想起一本雋永的童話，
翻到最後一頁，
原來明天我還是會回到書的第一頁！
夕陽告別白天，很多時候都會展現
這麼的一場凄美葬禮，用血色哀艷
來裝飾她的回眸，
彌撒曲裡的“日之終結”(dies irae)
曾幾何時變成杜宇鴉啼？
夕陽逸出視野之外，我和暮色
開始縮短彼此的距離，
白天隕落的櫻花猶在腦海裡串起一個
紅樓夢的短篇，
我已經準備好躁動的心，為案頭的
無眠之夜，翻開極蒼白的第一頁！

■心水(澳洲)

偈言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若隱若現裏雲端飄渺處
以凌波微步顯現婀娜美姿
色相誘人時忽瞋目怒視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我苦苦頌念世尊傳世的偈言

以前世今生的輪迴
音容已改無從辨識
聲聲低喚深埋心底的芳名
求妳回眸凝視那個痴心漢子
我昔為妳身邊的護花使者啊

是否修道崎嶇之途
人心該滅一切念 斷所有相
行過山涉過水後始見證
邪魔千方百計迷惑眾生
道相莊嚴道法自然道即非道

不是山不是水以後山水又重見
能念念不忘紅塵大千之苦
見到妳百變姿容立雲靄洒甘露
如是我聞花非花霧非霧
來如朝露去似輕雲飄渺

後誌：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敬錄世尊所說偈語撰隱題詩；詩情已和經義無關。

■婉冰(澳洲)

愁思

在急急拾掇
那曾經踏出的足印

遙遙讓我追夢懷念昔往
遠遠地隔萬水千山
的堤畔小巷醉人斜陽
地北天南的呼喚
方悉鄉愁可斷腸

在南國的家園
那被幸福孕育成長的女郎
遙對星月低吟漫唱
遠離塵俗愁煩未解世事
的無常和苦難 易
地竟驟然醒覺時光短暫
方信已漸行漸近終站

後記：試用“在那遙遠的地方”為每行句首，隱入詩作，兩組串成。

■巧緣(澳洲)

兒歌晚唱

天緣有份
你的降臨
令溫婉情懷
再度油生

軟語呢喃
童真嬉笑
滌盡紛擾紅塵

蹣跚學步兒行
踏出堅持無懼潛能
溫暖柔綿小掌
將冬日蒼白沉黯
化作斑斕絢麗霓虹

圈圈復圈圈
泡泡飄逸晶瑩
爺爺為你
吹起冉冉稚情漫天

好寶寶
祖母願為你

兒歌再唱
千遍萬遍
無限叮嚀慈愛
醞釀

■陳葆珍(美國)

寄語嫦娥

今夜
你微笑著
接受
千萬人的注視
欣賞
為你而開的盛典
難以想像
你忍受得
千年的相思
載負得
萬人的離情

今夜
你是否看到
一個孤影
孑立
在那清光下的老樹邊
你是否聽到
一聲嘆息
在說
平生最怕中秋夜

■伊尹(美國)

白髮記

二十一年歲月奔過
春風秋雨無情蕭索
夏天只在等待冬雪
日子猶如江河翻波

如是我聞情為何物
天南地北情牽何處
相見總是歡樂何故
離愁別緒又是太苦

如是我問情為何物
愛到濃時為何會哭
生死相許又是什麼
他說這不過是祝福

我很想抓一把紅豆
聽說此物叫作思念
思念無意染白了髮
白髮原是愛的遺漏

■吳懷楚(美國)

無題

一枝筆
十年寒窗苦練
僅只熬出
盲字一點

十萬雄軍
師出未明
發
還是不發
仗打無名
戰
還是不戰

■溫日強(美國)

微型詩四帖

希望

詩情畫意
浮於惱海
閃爍著溫暖的光

緣份

不經意的飛翔
竟讓心靈相遇
感謝宿命

靈感

我不想成為詩人
只願是
伊人眼中的詩

人生

歲月
繁忙
方有個中樂趣

■柳青青(加拿大)

上帝的缺憾美

於是有人發明
化粧品
來粉飾
上帝的缺憾

而整容刀
在在指向上帝
的缺憾美

女人用眼光
來表達不滿上帝的
眼光
花盡脂粉錢
來控訴上帝的
無能

如果說謙遜的
萬能的上帝要我們用手術來矯正祂的錯誤

那麼
萬萬不能的上帝要我們用核子彈
來創造什麼？

■嚴志章(加拿大)

摘青柚

一頭子
在垂簾後
夢醉了千杯 XO
惶恐了顆顆柚子
核心

老饕
游手熟練
重重拍拍鼓掌
陰陰一笑
落地聲

以剝繭的
手
剝下片片
青青
保留純黃的
千個世紀

■杜紫楓(臺灣)

與光陰對話

我留不住你的腳步
在迎接你的當口又急忙揮別
我是百般不捨你卻從不回顧
毅然決然惡狠很的甩開我
甩成一個惆悵無助的老人
於是我把白髮染黑 把皺紋拉平
吞下一把把的荷爾蒙
以為掌控了你一味奔馳的韁繩
大喝一聲 勒令你煞住腳步

卻見手上滑落一張張泛黃的照片
你狂妄的嘲笑聲在空中迴蕩
我只有舉起健康長壽的牌子與你抗爭
別以為滿臉風霜的我永遠是輸家
當我把我的足跡留在你的心裡
你將再也無法將我甩去

■李偉賢(越南)

嫦娥有約

一痕流水
在放生的時候①
隨著魚兒身上那暗黑的紋路
游向
九百一十五年前的流光②

怎麼沒有月的明照呢？
如此夢迴
從東江到西湖的漣漪
就在羅浮山頭上歇一歇
看風，越過朝雲的髮③
其實並沒有忘記
十年生死兩茫茫④
靜觀六如亭⑤
冥想
無動無靜無始無結無常
無孽

對著妳
是否一樣相顧無言

詩人如吳剛每一手落下的刀
它的心事
只有嫦娥知道

①第十二屆國際(惠州)詩人筆會於2009年8月18日在中國廣東惠州開幕，歡迎晚宴結束後，組委會安排所有出席詩人到東江放生，而放生也是東江公園的一種傳統活動。

②北宋紹聖元年(1094)，章惇任相，再度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反對新法的蘇軾便以“讖訛先朝”的罪名被貶到惠州

，始有“不辭長作嶺南人”的不朽名句，距今九百一十五年。

③蘇軾貶到惠州時，愛妾王朝雲隨同，最後病逝於惠州，時年卅四歲。

④擇自蘇軾於宋熙寧八年(1075)寫給亡妻王弗的《江城子·記夢》。

⑤惠州羅浮山內建有六如亭，兩邊寫有對聯，上聯集《金剛經》經文曰：“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雷，如電。”；下聯集《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經文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傳說為王朝雲臨終時看破紅塵，道出的最後遺言。

■石羚(越南)

英雄

千古人物
不知道明日春秋
史書最後的一頁
是我們讀完的

今天這塊落葉
不會是昨天的那塊
有一點
你上了青史之後
許多墓碑從此立起

■余問耕(越南)

當渡船解纜

——給冬夢

當渡船解纜
沒有揮手相送的人
只有起伏的情思
如浪潮之忽輕忽重
當胸襲來

昔日清晨同漫步

沙灘上遺留的足跡
恍如昨天散落的笑語
誰還執著於當年的詩約
同行
忽忽只有你我
是否情緣總若
盛宴後之各散東西
可以再無牽掛
就此相忘於江湖

當渡船解纜
汽笛長鳴
歸航一發
望四海茫茫
陰雲密密
蕭蕭風雨吹打
往事似倉促落下的斜陽
不可觸及
心中的悵惘

問船流水流
如何定位
你我堅持執著的
追尋
都交付給沿途的
煙雨風寒

■過客(越南)

茶具

一隻缺嘴的茶壺
深情地——
望著幾隻脫釉的茶杯
還有，呵護他們的托盤
已斑斑鐵銹
感謝老天：
讓我們長相廝守
不管天長地久

■鍾靈(越南)

萬家燈火

萬家燈火
千個故事
怎樣去尋覓

午夜蟲鳴……唧唧……唧唧

光暗明滅
恆古不變的規律

放歌
高誦
輕唱
低吟

少兒提燈
青春放任
中年豪氣
老人！
怎樣去擺脫
一縷無法掙開的傷感

蟲鳴漸落。唧……唧……

回首闌珊
歷史軌跡的循環

■文錦寧(越南)

漫佈夜空的星光

這是
宇宙之神的使命嗎
散佈了數不清
監視的眼睛
可是，隔閡著那麼
遙遠的空間
凡塵之地上
縱然或明或暗

作出了一般罪惡勾當
漫天的星光，還不是
眼開眼閉，網開一面
裝傻

■施漢威(越南)

心事

——焚給父親

迅雷驟響的霎那
像狂飆的風暴
將我的意識徹底捲飛
生與死
竟那麼纖細的一絲之隔
來——毫無選擇
去——身不由己
生命
多麼無奈無助啊！

一道陰陽
隔斷了血脈
除了悲傷
我已哭不出眼淚
人總在失去後
才學會懊悔與緬懷
奔波將近一世紀
見證了變幻的歷史
多難的年代
您的雙腿
疲憊得無法再度抬起

靈雨連綿的今夜
我在屋前焚上香燭
未曉您仍否認得異鄉的歸家路？
睡前
我會把夢境敞開
渴望您能前來
再度擁抱
解我思憶之苦

後記：家嚴於2009年8月28日病逝於美。惡耗驚傳，悲慟不已，誌此詩以示哀思。

■依雯(越南)

心弦

少女美夢
早就焚化撒向湄公河上
隨風飄逝
心窗緊鎖
是那把生鏽的鑰匙
左右卡住了
一封封疊在抽屜裡的夢想
揉碎了百結愁腸
究竟怎麼一回事？

向天吶喊
空贏得同聲一嘆
心如落葉
滿腔悵惘
未盡萬千言
詩吟夜不休
秋葉堆厚了心想說的話
歲月印証了
命運原是無法選擇的

■譚玉瓊(越南)

照片

思潮漣漪
泛起
一種溜溜甜蜜
打開
蘊藏於心深處
所愛的相簿
滿懷欣然
靜靜地欣賞
你那笑在
詩情畫意之春天裏
每一個親善的
笑容

■林珮珮(越南)

一碗蛤蜊爛蒜湯

細雨綿綿傍晚
你為我烹煮
一碗熱騰騰蛤蜊爛蒜湯
用湯匙撈起
一隻隻開口潔白蛤蜊
香噴噴
你一口
我一口
飲湯吃肉
熱騰騰的
一股暖流
流進你我心窩

■陳朝運(越南)

等著你的 Email

電腦開著
時鐘響著
滴答
滴答

敲痛
一顆等待的心

■林小東(越南)

寂夜兩首

(一)
昨夜
我抱著雨聲入睡
忘了把窗
關上

慾望
悄悄溜進來
爬滿單人床

(二)
地球寂寞
把夜，推進成
足以刺穿大氣層的
火箭
熊熊燃燒中
發射征服宇宙的
慾望

■梁心瑜(越南)

轉身

緣的盡頭
何以依依
還要期望嗎？
也許
教人疲累是
不捨的等候
沒有光的前路是不值得留戀
轉身譜寫生命的另一樂章吧
灰霾的背後
仍有陽光

■亦凡(越南)

同一道理

蹦得太緊
易斷
捆得太鬆
易脫
抓得太猛
易碎
握得太輕
易失

過厚實顯笨重
失穩重嫌輕薄
祖傳古訓
中庸之道
適可而止

事物情理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小寒(越南)

靈感失約

今夜
無風 無月
無詩

只有我
和我的影子
對話

靈感
失約

■鄧佩詩(越南)

燭

停電了
我點起了一支蠟燭

它什麼也不說
我什麼也不說

只有時間最有耐性
聽它訴苦
替它
慢慢地抹乾眼淚

■ 嚴力

永遠饑餓

掉下來只是時間的問題
掛在牆上的畫
一直在與那枚釘子較勁
就像我的肉體懸掛在思想上

掉下來只是時間的問題
於是掉下來了

因為比蚯蚓
穿過耶穌手臂骨上的釘眼更早
打獵歸來的人穿過村口

因為比從部落裏埋下去的物品更早
弱肉強食的法律
也都研究過恐龍的骨頭

因為改道的想像力軟弱無力
慾望的口水隨腸道洶湧下垂

因為無論如何替換舵手
崇拜天生之樂趣的人類
其財富的全部價值就是聽從肉體

2008.2.

還給我 (之二)

還給我
請還給我歷史的真相
哪怕已被你遺棄在茫茫的途中
我也要駕駛以前的月臺
到明天去等待上車

還給我
請還給我
被不斷刷新到科技商品裏的生命
哪怕已被排列成數碼了
也請把眼神裏的人體電流還給我

還給我

洞穴燈魚
在洞穴的深處
你習慣了漫長的黑暗
你無法想像
也無法理解洞穴外的光輝
當人類用手電筒照亮你身體時
你是否探問：
光明為何物？

誰知你的雙眼
已失落在深深的洞穴裏
你已徹底成為盲魚
因為你體內的基因早已變異
一種阻止眼睛發育的基因

HEDGEHOG
越來越發達
正如人類的盲目與迷信
那麼
你看到光明的希望就越來越渺茫
2009年寄自墨爾本

請還給我投票的樂趣
哪怕已經全部變成了鈔票
我也要把鬼兌還成人
請還給我
大自然敲在地球上的綠色印章
哪怕已經痕跡模糊
也請把植物奔放的筆劃還給我

還給我
請還給我最真誠的心願
哪怕已被戰爭炸死了
也要用我的骨灰
換掉你下一發炮彈裏面的炸藥

請還給我
每個人對自己那條生命的熱愛
哪怕已被敢於自殺的仇恨綁架了
也請把解開繩子的那雙手
還給我

2008.5.

■ 方浪舟

致洞穴燈魚

■ 包苞

家有愛子

小小的兒子像一顆定時炸彈
整日在我的身邊晃蕩
我的生活，因此充滿危險

我百般呵護他胖乎乎的腦袋
卻無法剔除那些怪誕的想法
我迷戀他黝黑的眼眸
卻無法不讓他看出我內心的扭曲

我對他的教育滿含教唆和誘惑
在他厭倦上學時，我告訴他要好好學習
他則會側著腦袋問我“學習幹什麼”
我說：學習好了會找一份好工作
他又問我：

幹好工作的一定會是好學生嗎？
我細細追想我們班上曾經的好學生
和現在單位上屢被提拔的人
這個反問的殺傷力讓我有些心虛

我努力避開這個尷尬的問題
告訴他：學下了知識會掙大錢
這次他出了聲的笑卻有了嘲弄的味道
“張老三、李老四、趙老五有很多
知識嗎？”
這些的確都是招搖過市的巨富
卻都有中學畢不了業的過去

我真不知道這些“雷人”的想法
是什麼時候潛入了他的腦袋
我為自己遭遇的失敗舉起巴掌
他又挺直了胸膛大聲說：
“傷害未成年人是犯法，我要告你！”

我懷疑這是我一日三餐喂大的臥底
彩色的頭髮下掩藏著巨量的TNT
我為自己未來的希望擔憂時
他又會拍我的肩膀說：放心吧，老爸
我並不是你過去的繼續
我卻是我全新的開始！

愛的禮物

親愛的：

你建議今年過節我們不用互相送禮物了。你說愛其實就是最珍貴的禮物。有愛，每一天都是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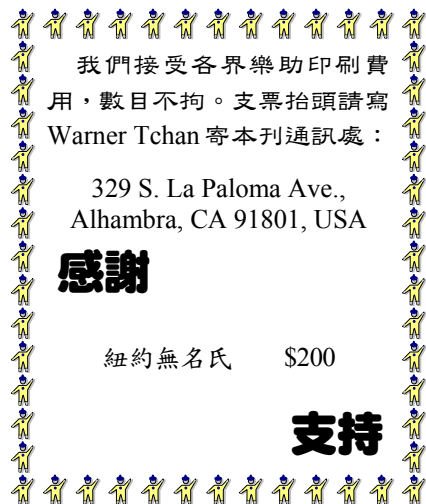
你要把過節購物送禮的錢買些食物、用品；還有玩具送給一些老病貧困的成人與小孩，讓他們在過節的時候，感覺到一點溫暖、愉快。這應該是更有意義的禮物。

你最近曾經生氣地說：由於華爾街那些混蛋的貪婪把金融體系攪砸了，影響到經濟不景氣，結果害得千千萬萬的老百姓要替他們埋單負債。更不知道有多少人掉了工作、房子，甚至連退休金和健保也泡了湯。更可恥的是：這些貪婪的混蛋居然照樣分紅上百萬元，照樣刮錢，照樣吃香喝辣。在節日來臨的時候，想撈一把的人又千方百計在民眾的身上打主意，放出什麼經濟即將復甦的訊息。他們更透過節慶氣氛的營造，耍出五花八門，各種各樣的促銷手法：什麼黑色星期五、什麼六個月免息、什麼大減價、買一送一、推出各式各樣的時尚、品牌、新產品、形形色色的吃喝玩樂……來誘使消費者大眾購物，送禮與消費；來所謂的刺激經濟。你說，實際上他們是在刺激人們的慾望。他們究竟曉不曉得，升斗市民現在的生活已經大不如前，而且每下愈沉，那來的錢消費？他們簡直跟教

唆脫水的人喝海水沒有兩樣。

親愛的。你說導致經濟不景氣，失業人口劇增，並不完全歸咎華爾街那些混蛋。這六、七年來的戰爭，除了人命的損失教人痛心以外，戰爭大規模的支銷才是主要的原因。有權有勢的軍火商發了財，還加上貪得無厭，巧取豪奪的石油商不停地抬高油價，害得百業蕭條，老百姓的生活擔子愈加沉重。你說，到現在你還搞不清，為了什麼非要打一場花那麼多鈔票，犧牲那麼多人，而大家的日子愈不好過的仗不可？難道除了打仗，就沒有別的辦法？你惋惜地說，如果把打仗的錢花在老百姓身上，花在像發展綠色工業與就業機會上面，大家的日子一定比現在好得多，心情總比現在好得多。相對的，有關搶劫、槍殺、自殺與家暴的社會新聞也不致像現在多的駭人。

你說今年過節，貧困的人一定比過去的多。我們的能力雖然非常有限，可你相信，愛的付出是不可衡量的。你說那些貪婪的人只會一味攫取私利，卻永遠填不滿慾望的無底深洞，他們的每一天都是黑暗星期五。而愛足的人卻剛好相反，只要樂意地付出，就算小如螢火，也能夠在黑暗裡發光，心中充滿喜悅。你覺得“知足常樂”、“為善最樂”的說法，聽起來簡單老套，其實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希望我贊同你的建議。你說你也會向親友們作同樣的建議，希望有更多的人認同，把更多的愛付出去，這樣社會才有希望，才有可能變得光明美好。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紐約無名氏 \$200

支持

親愛的。對你的建議我不僅贊同，而且教我更愛你。我要跟你一樣向親友建議，一起付出。事實上，你的愛對我來說，比任何名牌飾物、金銀珠寶更珍貴；是無價的禮物。而且，這樣做正等於把我們的愛延伸成對更多人的愛，把我們珍貴的——愛的禮物送給更多的人。從而，也讓我們自己變得更富足快樂。

親愛的。我不會去擠什麼黑色星期五的百貨公司，去排長龍，撿便宜。我明白，過節不一定要購物，要有禮物才快樂。我會跟你一起做更有意義，更快樂的事。

祝我們節日快樂。

PS：親愛的。我不大會說話，文筆又笨拙，可我還是把心意寫下來，寄投你愛看的《新大陸》詩刊，希望能夠發表。至於是詩是文，（是誰決定的？）對我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讀到的時候，能帶給你一份驚喜。同時，我也希望藉此與更多的有心人，一起分享愛的禮物。

加利福尼亞·2009·節日季

■桑克

詠陶潛

我吃蕨薇，但我不是
伯夷舒淇。我看不見首陽山，
看不見好萊塢。
我只看見新聞紙上的新聞。

我早晚要死。
不能托體山阿，變成灰燼；
不能留存聲名，沒有什麼意義。
解釋消逝得更快。

雲來也罷，雨來也罷。
秋去春來，民國共和或者明清。
寫詩的依舊寫詩。公堂之上，
沒有愛的權柄依舊是權柄。

沒有抱怨。歡樂是存在的。
細細梳理，竟有那麼多。
那麼多那麼卑微的歡樂。
讀書，遊戲，看雪花的六角形。

記不住人面，記不住六角形的
組合。記不住新城之下的北京
或者哈爾濱。
記不住活下去的微小的慾念。

啟蒙已經破蔽，只餘
小小的個人的悲歡。只餘幻象的
風花雪月。花瘋了，月一臉血色。
我一臉鐵黑。

天生的，自然的。
連林或者獨樹都是一無所見。
見了又如何呢？風不是虛無的。
虛無的是作者。

是作家，是現在比未來幸福的
氣球，我的維尼熊氣球

■馬蒂爾

風

風在蜻蜓尾巴輕吻幾下
又跳上蝴蝶翅膀溜達

風在自殺者刀口狂舔一番
又跑入教堂觀看婚禮

風在少女臉盤刻滿皺紋
又蹦到火葬場刮走花圈

風在鬧市區掀起海嘯
又沖進圖書館撕爛歷史

無題

它總是啞巴
在心底烟著許多話
也懶於比畫手語
它沒有形狀
看不到它的模樣
卻如影隨形地恍動
它沒有顏色
把七彩都藏起來
讓畫家喪失了靈感
但它有呼吸
倏地一聲歎息
千年琥珀彭彭裂開
飛出了兩隻五彩斑斕的蝴蝶

2009年寄自福建

好像是活的，跟在我的屁後。
我走到臥室，它就靠著枕頭。

我對維尼熊的眷戀。
我知道是暗風鼓動著它。
我看見的東西太多了：
首陽山，好萊塢，陶淵明。

2008.9.13.7:52 哈爾濱

■小海

黃昏

黃昏時分
靜默得如同處子
所有的光都追逐你
讓你無處藏身
這一刻的溫暖
訴說了你一生要碰上的事情
但現在想起誰
都不能記起
熟悉的面孔都陰暗如灰
幾十年以後
如果還能重複同樣的光景
既不壯觀也不溫柔

流放

被放逐意味著另一個
月亮的紡錘，維繫
強盛的明光：雲朵上的庭院
古老的仙人家族，假山，流水潺潺
從熟悉的街道上
找到安全感——找到了我們

冰藍天空，暗示的淚水
像病毒攜帶著我們
——自我解放的染色體

百合

晨風中微涼的身體再次確認
黑夜存活的偶然
你會找到我，另一個礁岩（海安）
你安睡時臉也會側向東方
靠在波浪的牆上
多麼笨拙，一叢飛濺的百合

2009年寄自蘇州

■陳銘華

如是我飛

一路飛，一路飛，飛到羊城八月八。夢搶先在午夜の上下九街約見一碗合桃芝麻糊

一路飛，一路飛，飛到咸陽轉機。夢搶先和們們握手寒喧敘舊說來去匆匆下次再見

一路飛，一路飛，飛到西寧著陸。夢搶先乘火車繼續飛。纔 2000 公尺就開始失靈？沒理會只剩下測高度功用的導航器，夢繼續向西繞湖北行又南折到了 2828 公尺處，一包炸薯片終於搶先於黎明前爆破。夢嚇了一大跳，乘勢攀上昆侖山，但還沒來得及跟雲雲眾仙問好，可可西里的羚羊便撲面奔來。瞬間已是 4547 公尺，夢回到了沱沱の母親河源頭。緊跟著一夜不眠心情激奮の風火山唐古拉山，導航器升至 5032 這數字。夢開始喘氣。緩緩進入安多、那曲、當雄一大堆陌生的名字

一路飛，一路飛，如是我飛。最後我站在布達拉宮上，看夢像刷得過多的信用卡那樣搖著法器一步一步的從山下走上來。我說：你平時多燒香是好，卻不如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2009 年 8 月 10 日拉薩

■世賓

一個網蟲的生活

我的快樂來自“噠噠，噠噠噠”
我知道有戰爭，但不知在什麼地方
只聽過饑餓和人吃人
但不知是什麼機器生產出糧食

我的快樂來自“噠噠，噠噠噠”
滿眼是美麗的圖像：正義就是力量
我所有的熱情，沒有虛拋
它獻給了未來戰士和 SNOOPY
簡單的生活使我飛起來
政治是一堆狗糞，網路是我的家
在那裏奔跑，唱歌
把詩篇獻給一個相遇的陌生人

我的快樂來自“噠噠，噠噠噠”
有過的風暴已雲消霧散
沒有什麼能驚動我
我到來的地方：大海波瀾壯闊

我要變、變、變

我要變、變、變
從頭到腳，把每一塊皮膚
變、變、變，變一個全新的我
頭髮是綠的
鼻子要筆直，在牙齒上
美容師，給我紋一朵花

我要變、變、變，我要隨心所欲
我是全新的我。耳朵穿四個洞
掛四個大耳環：肚臍呢
——呵，它是一隻蝴蝶的身子

我要變、變、變，我不是
原來的我，我忘記了不愉快的
童年，我是獨立的

2009 年寄自廣州

輻射加激情

Radiation and Excitement

美國女詩人

簡·赫絲費爾詩選譯

◎向明譯

當今美國詩壇如日中天的女詩人簡·赫絲費爾 (Jane Hirshfield) 的詩，被紐約時報書評稱之為“輻射加激情”交織，認為她的詩對人類內心和自然世界產生微妙的互動，富於哲學宗教氣質，因而被形容為“形而上的詩人”。她的詩集《加點糖·加點鹽 Given Sugar, Given Salt》，於 2001 年獲美國國家圖書獎。今年 5 月 23 日第二屆中國詩歌節在西安召開，簡女士為唯一被邀請的外籍詩人，受到主辦單位極高的重視和接待。台灣女詩人尹玲教授和我由於語言交流的方便，成為眾多詩人中唯一能和簡女士交談和交換心得的少數幾人。她曾翻譯古代日本女詩人小野小町及和泉式部作品《墨黑的月亮》。對我國詩祇是初步接觸，但她感知中國詩的博大精深和文字奧妙遠非其他文字所可能企及。她希望這次來參加中國詩歌節是她走進中文詩天地的一個開始。簡女士的詩與其形容為一“形而上的詩人”，然我從她《加點糖·加點鹽》這本詩集中所獲得的印象是，她是一個更貼近現代人生活和感受的詩人，她的詩中並沒有形而上的玄妙和高蹈，卻用人人都能共感的語言和輕巧的意象，讓我們獲致會心一笑的人生樂趣。下面試譯八首短詩，以享讀者：

啥也不久長 Nothing lasts

“啥也不久長”——
思考得面面俱到多困難

“啥也不久長”——
一個應允也是一個慰安

悲傷和希望

乃跳繩執著的兩端
好難纏的一雙女兒

一個穿羊毛衫，另一個穿棉布衫

要快樂有多難

Happiness is harder

一本詩集
從頭讀到尾
可以治癒某種憂傷

人總得作些選擇
什麼都無所謂，就是那樣

這杯咖啡，那件套裝
“這是我愛來的時光。”
“今天、我要洗玻璃窗。”

要快樂有多難

想想那些聖哲的嘉言
清醒的活著，似乎多簡單
餓了吃，睏了睡
這樣選擇完美嗎，或一點也不？

不管如何，事事似乎都在互相較量

合 同 The contract

那個送我一叢玫瑰的女子
叮囑我
“要狠狠的加以修剪。”

枝幹們開始頑抗

刺針和芸芸的雜草
黏滿我的手套和衣裳
修剪刀下盡皆綠色的傷殘

簡直不敢相信
渺小的餘生竟被我切成碎屑

我的雙手依然快速移動
使得那些活生生的枝枝葉葉
全都認命消亡

香 柏 A cedar Fragrance

即使現在
數十年以後
我仍用冷水洗臉

並非什麼修養不修養
也非保留記憶
更非想以清涼蘇醒某些打擊

不過是練習
選取
從不必要變成必須

速度與完美

Speed and perfection

杏花的季節很快就過去了
單單只需一夜的清風
我跪倒在地，抬起一脚復伸一腿
吃我所能吃的，趁傷痕未出現前

片 刻 Moment

當一個人自睡夢醒來時
會失智片刻
她是誰，他又是誰？

這種事一生都在發生
一次或兩次
毫無疑問，你也遇到過

有些只有片刻的
恐慌
有時則會欣慰的感嘆

而後多會一個豔羨另外一個
人都深愛他自己乃必然

樹 Tree

多麼愚蠢
竟讓一株稚齡的紅木
種植在屋旁

一生就
僅此一點點時光
你總得有所選擇吧！

那個沉穩的大塊頭
這些雜亂的湯碗和書本

初發的枝桠已在窗玻璃上開始蠕動
文文靜靜地不著邊際輕擊生命

詩的兩端

Poem with two endings

一說到“死亡”，整個屋子都凍僵
甚至沙發椅都停止移動
即使燈
就像松鼠突然警覺被人盯

繼續提這個字
而諸事仍在進行
你的生活承受
一部舊膠片般急速的抽動

再說下去
在口中不斷欲言又止
變成另一種音節
購物商場像甲蟲屍體般打旋

死亡是貪饞的，吞噬一切生者
生命是貪饞的，吞噬一切亡靈
仍很不滿意，也永不滿足
每吞噬一次，世界便失去一次

握住生命就像握住死亡一樣強烈

（但那些消失的，消失掉的心愛的人，在那裡呢？）

W.S. Merwin 詩七首

◎馮冬 譯

遷徙 暮光

許多聲夏日的祈禱
棲息於同一時刻
直到它下沉
它們繼續它們的旅程
夜間飛行
血的聲音
在耳邊洶湧

視覺

那看不見的
流向看不見的
部份地穿過
我們部份地看見的
我們的四肢直立起來
在光的遠遠的背後
觀看
只要還有白天
和部份分的夜晚

大洪水

在有身體之前
一隻眼睛在森林中漫遊
看將會怎樣
樹消失以後
血管才出現
重新聯結裝上窗戶
眼睛在身體裡上船
惟一的一對中的一隻
在上升的水面
尋視雨的結束
時代的結束

你從不馴服
山裡的火
水邊的眼睛
花瓣的初日

在下午的雨光中
躺在床上
夜晚的臂膀
我們所到之處即是海岸

雪線

晚春緩慢地旋轉攀登
在最高的松樹的黑色樹幹之間

談論我們的生活幾個白色的詞飛
入樹幹的邊緣
不經意間我們的視線
穿越巨大的山谷
長長的山峰被雪覆蓋
早晨時頭頂上斜斜的光芒
此刻看上去並不比我們高出多少
白天的月光雲崖
我們靜靜地站立彷彿可以觸摸到它
閃爍的空氣裡白天很遙遠
然後我們看見周圍雪中的腳印往上攀登
進入白色的天空

六月雨

白色峽谷裡的雨清晰的雨
降落時承受著整個峽谷的雨
山裡的雨高高的雨落入山中的雨

我們遇見的夜晚山裡下起了雨
許多天的雨沒有陰影的雨
從長長的屋簷吹落一直不停地滴
雨的祖先
沒有姓名
雨用不變的最終的聲音
造就了峽谷
河流的作者
雨落入新的敞開的河裡
沿著骯髒的山路奔跑
雨一個鐘頭接一個鐘頭地落入夏季
意料之外的雨長長的驚喜
我們在同一個窗前看的雨
我們躺下來一同傾聽的雨
我們聽見雨在夜裡回來了
我們聽不見的雨
敞開的雨

山裡一日

與一個好友一起我們登上最高的山
幾千英尺直到看不見飛鳥的雪
在寂靜的空氣中聽我們的呼吸
在天文臺旁邊待了很久
然後我們躺在黑色的凹凸的
岩漿坡上看
西邊的太陽正將下面的雲朵染成黃色
然後下山經過野牛來到那間小屋
正好在太陽落山前到達
在火堆邊吃東西笑我們自己
忘記帶來的
後來我們走出來緊靠著對方
躺在一起往上看
山麓那邊的仙后座

心靈與大自然相通

——讀林明理的詩

◎吳開晉

臺灣女詩人林明理，既是詩人，也是畫家。有人評價她的作品：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正如蘇軾評價王維的詩畫時說的那樣，對此，我很贊同。但是，我認為還有一個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她的詩作和大自然息息相通；是風，是雲，是花草樹木，還是山石河流，在她的筆下都是有生命的。如果用擬人化來說它們，就未免太表面了。在我看來，正是由於她對大自然的一種摯愛，並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中，才會把自己的心靈交給大自然，同時，又使自己的心靈同大自然的萬籟之聲相共鳴，才發現了大自然的美，也找到了自己的情感、感覺的載體和物理學說的那種“場”。德國詩人席勒在〈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一文中曾說：“詩人或者就是自然，或則尋求自然。”明理正是這樣，她的詩作所體現出的韻緻已和大自然和諧無間了。現在看看她的作品。

在她的認之為書名的〈秋收的黃昏〉一篇中，大自然中的樹木都是有生命的。開始，她先用兩行簡潔而形象的文字，把秋的背景寫出：“紅霞一抹，歸雁／爛雅地劃破天際”，接著，她筆下的景物便都活動起來：“岸柳，蘆花的豐白仍蘇醒中／在槐葉轉黃裏隨風飄動／並邀請秋葵與栗樹／——互訴靈趣”。下面又來了一段對事實豐秋收喜悅的農夫的描寫。這裏不但把歸雁寫得有人情趣，而且岸柳、蘆花、槐葉、秋葵、栗樹都互訴靈趣，愉快地交談起來，而農夫和詩人自己也似乎加入了這場秋的奏鳴曲中。

在另一佳篇〈雨夜〉中，不僅寫出了詩人心緒的茫然和期盼以及淡淡的哀傷，而且，雨絲們也出來營造這種茫然和哀愁的氣氛，頗為引人心魂。看，這是一個多麼淒冷的雨夜啊：

“夜路中，沒有／一點人聲也沒有燈影相隨／在山樹的盡頭，眼所觸／都是清冷，撐起／一把藍綠的小傘等你。”詩人一下就把獨特的環境氛圍烘托出來了，自己的心緒和焦慮也同時體現出來。最精彩的是下面：“雨露出它長腳般的足跡，／細點兒地踩遍了／壘石結成的小徑／讓我在泥沙中／心似流水般地孤寂／／我用寒衫披上了我的焦慮，／幾片落葉的微音，卻聽到／那連接無盡的秋風細雨／／竟在四野黯黑中出現和我一樣的心焦……雨似乎也理解詩人的心緒，又用它的又細又長的／濕漉漉的腳編織泥沙和詩人心底的孤寂”。這兒，人和雨是相一致的，詩人的心已全交給這兩雨夜了。

作為一位女性詩人，明理還有特別細膩的藝術感覺，這樣她才能更巧妙地把握自然的奧秘。如在〈等候黎明〉中，把燈光寫成“把鐵窗切割成紙畫”，又說“月光如利刃”，劃過了數不清的歲月；〈愛的實現〉中，寫白楊等了三千個夜才把身影拉長，而真正長高；〈青煙〉中又寫露珠在天開雲散之後，“像明珠似的掛在瓜棚，笑看著天空。”詩人的筆下，各種自然景物是多麼靈動和鮮活啊。詩人的心已達到“物我情融了。”

此外，明理的詩，語言上凝煉、潔淨、富有質感；韻律上也如行雲流水，朗讀起來很順口。英國美學家貝爾曾說：“藝術是有意味的形式”，而明理的詩，在形成上也是很有意味的。願她更上一層樓，越寫越好。

2009年4月於北京

袁可嘉及其

〈母親〉

◎陳葆珍

去年在紐約逝世的二十世紀中國九葉派詩人、翻譯家袁可嘉於上世紀中葉，介紹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對新詩的現代化不無影響。

現代詩側重於用現代漢語來傾訴現代人的感情，以真實的眼光來觀察世界，強調現實性、時代感。這是當時嚴峻的現實對詩人必然的要求。在袁可嘉看來，“今日詩作者如果還有擺脫任何政治生活影響的意念，則無異於自陷於池魚離水的虛幻祈求。”但他為了保持文學的獨立性，又主張“絕對肯定詩與政治的平行密切聯繫，但絕對否定二者之間有任何從屬關係”。袁可嘉這些話道出了九葉派詩人的藝術主張。

他不但這樣說了而且還用創作實踐來證明。如他的歌頌抗戰勇士的〈我們是黎明邊緣的輕騎兵〉，鞭撻舊社會的〈冬夜〉等，充滿了時代感，傾訴了現代詩人的心聲。

其詩作題材多樣，本人對其中從古至今都寫的題材，尤感興趣，乃因他寫得別具一格。誰都熟讀孟郊的〈遊子吟〉“慈母手中綫，遊子身上衣”的詩句，通過針與綫將母子連在一起，是偉大母愛的頌歌。而袁可嘉的〈母親〉，也寫母子親情，但卻充滿了嚴格的自我解剖精神。請看：

迎上門來堆一臉感激，
仿佛我的到來是太多的賜予；
探問旅途如頑童探問奇跡，
一雙老花眼總充滿疑懼。

從不提自己，五十年謙虛，
超越恩怨，你建立絕對的良心；
多少次我擔心你在這人世寂寞，
緊挨著你的卻是全人類的母親。

面對你我覺得下墜的空虛，

像狂士在佛像前失去自信；
書名人如殘葉掠空而去，
見了你才恍然于根本的根本。

(一九四八年)

面對這樣偉大的母親，其人格魅力讓詩人有“下墜的空虛”感覺。詩人在懺悔。這是一種自然的心態，當你面對一塊白璧無瑕的白玉時，你會想自己是否能像它那樣沒污點。爲了說明這種空虛感，詩人說自己“失去自信”，一切“書名人如殘葉掠空而去”，何故？原來他“恍然”大悟，他面對的是自己生命的本源，那就是他站在他本該站的位置上，亦即人之“根本的根本”。既能思考自己生命從何而來，就會知道從何而去，這樣，自然懂得如何使用生命。只有回到自己生命的本源，才容易醒悟這人生的真諦。這樣以有限的畫面來探求無限的道理，又是現代詩的一個特點。

切合現實，又能嚴格地自我解剖，此乃作爲現代詩詩人可貴之處。因爲他們較重視心靈的感應。

袁可嘉有言：“如果想與世界上的現代國家在各方面并駕齊驅，詩的現代化怕是必須採取的途徑。”

文學隨世界進化而進化。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印證了這一點，即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學。結束了帝制的中國，出現白話文運動乃歷史使然。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學“爲中國文學之正宗”，此後經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的推動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新詩應運而生勢所必然。新文化運動無論從作家思想感情的轉變、文學樣式的靈活，都把中國文化啟動了。

袁可嘉提出與“世界上的現代國家在各方面并駕齊驅”，這與胡適的“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看法類同。但“并駕齊驅”必須有自己的“駕”，無“駕”，談不上“齊驅”，作爲中國詩之“駕”自有其特色。這“駕”的基本規律，自古有之。不管是古代的、現代的，是詩，就離不開詩的本身規律。

以內容而言，“詩言志”，乃中國詩

學的開山之祖。就是提倡白話文的胡適，在他提出的“文學改良”的“八事”中，第一“須言之以有物”。對“物”的解析“有二事”，首要的就是情感，對情感的闡述第一句就如說：“《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謂情感也。”

“爲情造文，述志爲本”乃劉勰早在《文心雕龍·情采篇》中有詳細論述。以袁可嘉這首詩爲例，縱貫全篇的母子情，通過詩人對母親養育之恩的感激對自己未盡孝道的懺悔來表達，雖不明言，但卻在字裏行間潛藏，含蓄言情正是中國古典詩詞的特點之一。詩人不但感情抒發得淋漓盡致，而在述志方面十分精闢。試問誰能做到“書名人如殘葉掠空而去”，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誰能經常念及自己生命本源，不忘“根本的根本”，就易悟到“天人合一”，不但正確對待自己，還會妥善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如果單一強調個性解放，以人爲中心，到頭來，也會讓個性不得解放，自然界隨之被毀。這“恍然于根本的根本”，包含著深刻的哲理。

而袁可嘉在談及這些根本問題時，知道自己寫的非論文而是詩。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作詩須“離方而遁圓”（晉陸機《文賦》）一說，即離開方來說方，避開圓來說圓。主張曲筆傳情。袁可嘉雖沒指出他談的大道理，但他通過在母親面前的感受來言志。這是繼承了中國詩詞以含蓄來述志的傳統方式。

再拿詩的形式而言，比興，早在《詩經》已有了。這首〈母親〉，也用上這傳統表現手法。“比”，“以彼物比此物”，訴之感性，寫的是具體形象，力求達到“不似之似”的狀態；“興”，“先言它物以引起所詠之詞”，訴之理性，說的是抽象的道理，力求詩人通過寫作、讀者通過欣賞而在感情上進一步升華。而“詩人比興，擬容取心”，就是要藝術形象的具體的“容”，來表達詩人的情以揭示這一藝術形象的現實意義。如詩中把自己比作“狂士”把母

親比作“佛像”，狂士的張揚佛像的譁然，這明喻，使形象十分鮮明，強調了對比，自然而然引出“書名人如殘葉掠空而去”的感嘆。這首詩有母子的形象，通過對久別重逢場面母子心態的描寫，抒發感情，闡述哲理。讓人讀後知道了如何爲人母（“從不提自己”），如何爲人子（“于根本的根本”）。一言以蔽之，就是如何做人（“書名人如殘葉掠空而去”），這就是母子這兩個藝術形象的現實意義。

這首詩又有別于古詩，袁可嘉想通過“現實、象徵、玄想”去實現新詩的現代化。像這樣的母子深情是有現實性的。而他用的象徵手法，即“用具體事物表現某種特殊意義”的表現手法，在詩中有所體現。如以“殘葉掠空而去”的描寫，來說明名利皆空，讓人在朦朧的意境中領會詩人的情感。他所說的“玄想”，是一種玄虛而又精闢深奧的述志方式。這可從全詩對母子相逢場面描寫引發人之“根本的根本”引證。由此可見，袁可嘉用他的創作來實踐自己的詩學主張。

現代詩有別于古詩，還在於它以現代辭藻、散文句式來抒發現代人的情感，以反映現代生活。作爲西南聯合大學外國語文系英國語言文學專業畢業生，長期從事翻譯工作，能這樣熟練運用現代漢語寫作，并非所有譯者都能至此。

現代詩不講究押韻，而袁可嘉這首詩，從每段行數基本整齊及靈活押韻來說也有古詩的影子。如第一段詩，1，3句押 i 韻；2，4 句押 u 韻。第二段詩，2，4 句押 in 韻。第三段詩，1，3 句押 u 韻。雖然隔句押韻韻腳變換，但不像古詩詞那樣講究平仄。如第二句僅有兩個平聲字。中國傳統詩詞從來注意音樂美。由此看來，袁可嘉注意到在繼承基礎上革新。

在科學文化日趨現代化的今天，傳統的東西不能丟掉。拿軍事來說，當代的戰爭較之古代的，夠現代化了吧，爲何還要學孫子兵法？不談別的，僅“知己知彼”這一條，即使是核戰爭，也得用著呢。

關於大陸學者研究**余光中**及“余光中熱”形成諸問題

——回應高準〈糾正與再申論〉

◎古遠清

高準在〈糾正與再申論——敬復古遠清先生〉^①文章中，認為大陸學者從事臺灣文學研究均是按中共中央統戰部門的秘密檔行事，我把這一資訊傳達給大陸同行後，他們無不頭搖十下，齒冷三天。高君對祖國大陸太隔膜，太不瞭解，完全不理解大陸三十年來社會發生的巨變及隨之而來研究環境的改善。現在早已不是評論家必須做政治家奴僕的年代，有誰還會一手捧著中央的“秘密檔”，一手去寫自己的文章？具體到大陸學者的重要研究物件余光中，他讚美過達賴喇嘛，在臺灣出的著作中談到以往“認為大陸既像祖國又像敵國”^②，大陸統戰部的決策人員顯然還沒有弱智到如高君所言“不高明”：認為余光中愛國必然會認同中共。像余氏這種政治信仰與大陸不同^③的文人，中共統戰部門怎麼可能下達檔要大陸學者去捧紅他？事實上，中共中央有關部門也從未下過“大捧”余光中的文件。高準因我肯定余光中的藝術成就而把我描繪成“以統戰部決策的執行者自命”的學者，這不是出於對大陸的無知就是有意破壞我以及眾多大陸同行在臺灣文壇的形象，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其“敘述的語句卻簡直與（臺灣）警備總部如出一轍。”以這樣“心造的幻影”——大陸有關部門從來沒有下達過要大捧余光中的檔——去批評對方，高君的重拳無疑是擊在棉花上了。

高準的理論功底不足，只好靠斷章取義、借題發揮的手法去“申論”，如我不止一次說過陳芳明“主張台獨”，是台獨派，只是他不是生下來就是如此——他曾是以做中國人自豪的“龍族詩社”成員，他也不是每做一件事情（如參加“倒扁”）、每寫一篇文章（如從學術角度研究余光中）都在宣傳台獨。到了高君筆下，我這種辯證論述被其歪曲為古遠清認為陳芳明“已不主張台獨。”更可笑的是高君把余光中“患了梅毒

依舊是母親”的詩句^④，惡解為“梅毒”“指的是整個中國共產黨，而絕不是限於文革”，這個武斷說法有何根據？本來，在高準眼中余光中是標準的右派。既然不是左派，怎麼可能認為“在文革中患了重病的中國共產黨依舊是我余光中的母親？”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唐嘛！高君不把余光中視為愛國主義詩人，認為余氏根本不可能有“出現十年浩劫的大陸依舊是我的祖國”的想法。這裏只見“梅毒”不見“母親”，這種砍頭入棺法用得上高君自己的話“究竟是腦筋不清還是有意玩字句呢？”

余光中另有一首具有濃烈中國意識而決非獨派所能寫的〈當我死時〉，其中云：“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高君不懂得這裏用的是“縮小的誇張”修辭手法，而把這句詩理解為寫實——余氏自己一個人獨霸“大床”而把別人統統擠走。照高君這種理解，“睡整張大陸”的余光中豈不是成了超級巨人了？請問，世界上有睡整個神州大地的巨人嗎？既然沒有，那何來余光中不關心其他人睡在何處這類問題？勸高君還是翻翻拙著《詩歌修辭學》^⑤的有關論述吧！不要目光如豆只會沉醉在自己創作成就中；既然要否定余光中的散文成就並和別人論爭，就不能以“無暇去查閱”余氏作品為理由開溜；或只會捏著一把生鏽的尺，去丈量一個人到底能否睡下整個中國大陸這種連小學生均能回答的問題。

為了說明余光中的藝術水準，將其和一些詩人作比較是必要的。但高君這回舉出有“戰士詩人”之稱的大陸革命作家郭小川和其相比，卻不甚恰當。高君認為郭小川寫的〈大風雪歌〉^⑥要比余光中的〈敲打樂〉優秀得多。其實這兩位詩人政治背景不同、成長道路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創作追求不同，可比性很差，更重要的是不能認為只能像郭小

川那樣只唱“英姿颯爽”的戰歌頌歌，而不能唱格調低沉的哀歌或“精神頹廢”的葬歌。如這樣認為，那西方現代派的作品得通通送去造紙漿了。何況郭小川為配合當時的“反修（正主義）防修（正主義）”政治任務，其“英姿颯爽”有時還流於標語口號，如高君極力推崇的〈大風雪歌〉有這麼兩段：

南征，
北伐；
東擋，
西殺。
哪兒有任務，
就向哪兒進發！
……
是你大，
還是咱們大？
是你怕，
還是咱們怕？
而今喲，
難道還用回答！

這是詩嗎？“難道還用回答！”高準竟用這種不是“東擋”就是“西殺”的配合政治任務的作品去作為兩岸詩人學習的樣板，真不知他要把詩創作引向何方？

高準還說我把“左”“右”扭曲為“統”“獨”，這其實是他自己的寫照。且看高君的文字：“陳芳明長期是以左派台獨代表自居的”。好傢伙！這裏的“左”與“獨”嫁接得是如此之巧妙和天衣無縫，這不是高君自打嘴巴，“真有點語無倫次了嗎？”

我不止一次說過鄉土文學論戰是兩種政治勢力、兩種意識形態、兩種文學創作道路的對決。到了高君筆下，點燃論戰之火的余光中〈狼來了〉，其鬥爭鋒芒竟成了指向唐文標這些堅定的統派。按此推理，鄉土文學豈不成了一場統獨鬥爭，因為余光中是企圖置統派於死地

的呀。可大家都知道，1977年發生的那場鄉土文學大論戰，雖蘊含有“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的對峙，但從根本上來說並不是統派與獨派的對決。那時不管是統派還是獨派，均未正式形成。相反，後來成了獨派的王拓和統派陳映真當年還站在同一條戰線作戰呢。

關於余光中反對陳水扁去中國化的“國文教育”是否和統一有關，回答是當然有關，至少和文化統一中國有聯繫。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余光中決非獨派。至於另一具有強烈中國意識的組織“神州詩社”被鎮壓後是否有眾多作家聲援過，高君說我根據的是網路上的材料，其實還有溫里安自己在廣東報刊《南方日報》發表的答記者丁冠景問的文章，高君為什麼不顧別人的完整論述，只剪裁自己需要的部分來反駁別人呢？

不僅是偏見遮蔽了高君對余光中的客觀評價，而且文人相輕也使高君不能認清余光中作品的藝術價值，比如他大言不慚地說：“至於全面寫中國之美的，又有哪一首能和我的〈中國萬歲交響曲〉比呢？”他在給我的信中甚至將膾炙人口的〈鄉愁〉說成是兒歌一類的低級粗俗之作，這未免太小看了余光中和低估了大陸讀者的鑒賞能力。誠然，高君在白色恐怖中能創作〈中國萬歲交響曲〉，表現了他的藝術家勇氣。這首優美的祖國頌歌，寫得鋪張揚厲，氣魄雄偉。不僅其心可敬，其情可嘉，而且它的藝術也達到了較高的地步。為此，我曾不止一次為文推薦過^②，但比起余光中的〈鄉愁〉，還是有相當大的差距哩。

關於“余光中熱”在大陸的形成，決不是如高君所言自上而下出自於中共統戰部門的指示，而是出於廣大讀者對余光中作品的藝術性和思想性的認同，是自下而上自發產生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余光中本人的藝術成就所使然。我在《余光中評說五十年》前言^③中說過：經歷過一系列論戰的洗禮和考驗，尤其“向歷史自首”^④後的余光中，他在兩岸三地讀者的心目中，還能傲視文壇、屹立不倒，像一座頗富宮室殿堂之美的名城屹立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嗎？

答案仍然是肯定的。

一是從創作的數量和品質看，余光中半個世紀來已出版了18本詩集、11本散文集、6本評論集，另還有13本譯書。百花文藝出版社不久前為其出版的九卷本《余光中集》，更是洋洋大觀，全面地反映了他創作和評論等方面的成就。當然，光有數量還不行，還要有品質。余光中雖然也有失手的時候，寫過平庸之作乃至社會效果極壞的文章，但精品畢竟占多數，尤其是傳唱不衰、膾炙人口的〈鄉愁〉，已足于使余光中在當代文學史上留名和不朽。

二是從文體創新看，余光中右手寫詩，左用寫散文，做到了“詩文雙絕”，乃至有人認為他的散文比詩寫得還好。這好表現在他那綜觀中西，兼及古今的散文，為建構中華散文創造了新形態、新秩序。他還“以現代人的目光、意識和藝術手法，描寫現代社會的獨特景觀和現代生活的深層體驗，努力成就散文一體的現代風範”（古耜），這是余光中為當代華語散文所做的又一貢獻。

三是理論與創作互補，創作與翻譯並重。以評論而言，他較早地提出了“改寫新文學史”的口號，並在重評戴望舒的詩、朱自清的散文等方面做出了示範。在翻譯方面，他無論是中譯英，還是英譯中，既不“重意輕形”，也不“得意忘形”，在理解、用字、用韻以及節奏安排上，都比同行有所超越。他既是一位有理論建樹的文學評論家，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翻譯家：從翻譯的經驗與幅度、翻譯的態度與見解、譯作的特色與風格、譯事的宣導與推動等各方面，余氏的翻譯成就均“展現出‘作者、學者、譯者’三者合一的翻譯大家所特有的氣魄與風範”（金聖華）。

四在影響後世方面，張愛玲有“張派”，余光中在香港也有“余群”、“余派”乃至“沙田幫”。在臺灣雖然還沒有出現自命“余派”的詩人，但至少是“余風”勁吹，有溫健騮、鍾玲這樣的余門弟子。在大陸，“余迷”更是不計其數，不少青年作家均把余氏作品當作範本臨摹與學習。他的作品進入大陸中學、大學課堂，許多研究生均樂以把余光中文本作為學位論文的題目。

五是在對待別人的批評方面，有大家風度。如“我罵人人、人人罵我”的李敖，直斥余光中“文高於學，學高於詩，詩高於品”，定性為“一軟骨文人耳，吟風弄月、詠表妹、拉朋黨、媚權貴、搶交椅、爭職位、無狼心，有狗肺者也。”可余光中對這種大糞澆頭的辱罵，不氣急敗壞，不暴跳如雷，更不對簿公堂。這種不還手的做法，是一種極高的境界。如不是大家，必然申辯和反擊，就不可能堅守古典儒家的準則：“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正如王開林所說：余光中“誠不愧為梁實秋入室弟子”^⑤。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任何作家都難保不做過錯事、寫過錯誤文章。關鍵是他對以往過錯有無反思的態度。在大陸有人認為，無論是彼岸的余光中，還是此岸曾為“四人幫”造輿論出過力的余秋雨^⑥，都對自己的“歷史問題”諱莫如深，均取掩飾、修改的態度。這種說法過於籠統。在對待自己的歷史問題上，“二余”還是有差別的。至少余光中承認〈狼來了〉是篇壞文章，而不像余秋雨那樣矢口否認寫過大批判文章，認為自己“永遠站在正面”，並倒打一耙，把說出真相的對手說成是“誣陷”，是侵犯自己的名譽權而把批評者告上法庭。

高君文章中還牽涉到胡秋原是否長期遊走在左右翼之間，以及拙著《臺灣當代新詩史》^⑦的構架、黃震遐的〈黃人之血〉是否比余光中的詩要好、余光中的散文遠不如魯迅《野草》等眾多問題。如再逐一回答，必然會模糊焦點，浪費篇幅，還是就此打住吧。末了，筆者鄭重聲明：如果高君再有回應，本人將概不作答。

註：

^①臺北，《傳記文學》第95卷第3期，2009年9月號。以下引高君的話均出自此文。

^②傅孟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傳》，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9年。

^④余光中：《在冷戰的年代·忘川》，臺北，藍星詩社，1969年。

面對死亡的坦然與從容

◎韓永恒

——讀馮至〈給秋心〉（四首）

- ⑤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7年。
- ⑥郭小川：《甘蔗林，青紗帳》，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
- ⑦古遠清：〈一首氣勢磅礴的交響樂〉。此文除在大陸、臺灣兩地發表後，另收入古遠清《台港現代詩賞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 ⑧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
- ⑨余光中：〈向歷史自首？——溥署答客四問〉，廣州，《羊城晚報》，2004年9月21日。
- ⑩王開林：《從餘勇可賈到餘音繞樑》，長沙，《書屋》，2000年第2期。
- ⑪關於余秋雨文革中參加“四人幫”控制的寫作組，除見中共上海市委1978年編印的《清查簡報》第71期外，另見余秋雨當年寫作組的領導人陳冀德：《生逢其時——文革第一文藝刊物〈朝霞〉主編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8年。
- ⑫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1930年9月馮至前往德國的海德堡大學留學，兩年後便得到了好友梁遇春去世的消息，馮至內心痛不欲生。〈給秋心〉是馮至為紀念好友梁遇春的去世而寫的一組詩，共四首，曾作為“附錄雜詩”收入馮至的《十四行集》。這四首詩寫於1937年6月，距離梁遇春的死已經有五年的時間了。此時，詩人內心的悲痛早已經平息下來。

從這四首詩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馮至創作風格的轉變，馮至早期曾以“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聞名於世，如〈我是一條小河〉、〈蛇〉等都是他的代表作。而在〈給秋心〉中，我們卻看到了一個內斂、沉思的馮至。面對好友的死，馮至表現出了足夠的坦然和從容，他沒有抱怨生死無常，也沒有指責上天的不公，而是冷靜地接受了朋友之死的現實。

一

我如今知道，死和老年人
並沒有什麼密切的關聯
在冬天我們不必區分
晝夜，晝夜都是一般疏淡；
反而是那些黑髮朱唇
時時潛伏著死的預感，
你像是一個燦爛的春，
沉在夜裏，寧靜而陰暗。

在一般人看來，死發生在老年人身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如果發生在青年人身上，則令人難以接受。梁遇春去世的時候只有26歲，正值青春年華，馮至卻從好友的死悟出了截然相反的道理：“我如今知道，死和老年人／並沒有什麼密切的關聯”，恰恰是那些健康的、“黑髮朱唇”的青年人常常面臨死的威脅。這樣看來，一個青年人的死也變得合理起來，我們甚至沒有必要再去過度悲傷和難過。

最後兩行，詩人用一個生動的比喻表明了他對友人之死所顯露出來的坦然。其中的“春”字含有雙關意味，一方面指自然界的春天，另一方面也指涉梁遇

春本人，因為“梁遇春”這個名字中本身就帶有一個“春”字。“燦爛的春”似乎意在說明梁遇春生前曾經是一個才華橫溢、備受人推崇的人。正如梁遇春的友人們回憶，梁遇春曾經是“當年北平大學區裏稀見的文學奇才，風度翩翩若少年公子”⑩。

在這首詩中，詩人一改傳統悼亡詩悲哀、沉痛的調子，將死亡寫得異常平靜。這不禁讓我們想起馮至在《十四行詩》第三首中的兩行詩：

萬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
它道破了一切生的意義：“死和變”。

既然在馮至看來，死也是生命意義的一部分，是生命的完成，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可難過呢？

二

我們當初從遠方聚集
到一座城裏，好像只有一個祖母，同一祖父的
血液在我們身內周流。
如今無論在任何一地
我們的聚集都不會再有，
我只記得在我的血裏
還流著我們共同的血球。

這首詩與上一首略有不同，沒有直接言死，而是從一個形而上的高度看待或探索人與人之間割捨不斷的血脈聯繫。

當初，我們曾經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身體內流著同樣的血液。如今，你已經死去，再也無法和我們相聚，而我們身上流著共同的血液的事實依然不可能改變。詩人意在說明，友人的死，只表示肉體的消失或離開，而他的精神卻依然長存人世間，時時與生者在一起。這就把死亡引向了一個無限開闊的境界：死並不意味著終結，反而使一個人的精神在別人身上得到更好的保存和延續。

在馮至看來，“死只是一個走向更高生命的過程。由於死而得到了新生，拋卻過去，而展開未來，這是生物蛻變的

道理。”③

三

我曾經草草認識許多人，
我時時想一一地尋找：
有的是偶然在一座樹林
同路走過僻靜的小道，
有的同車談過一次心，
有的同席間問過名號……
你可是加入了他們生疏的隊中，讓
我尋找？

人生活在世上，會邂逅許多陌生人。他們只是我們生命中的過客，見過一面便各奔東西了。但有時偶然相遇所留下的印象會更加深刻，甚至令人終生難忘，所以詩人動情地說“我時時想一一地尋找”。同樣，面對友人的死，詩人也產生了這樣的疑問：難道“你”只是不慎走入了陌生人中間，而並沒有離開這個世界。

可見，馮至是把友人的死當成了一種短暫的離別，或者說只是茫茫人海中的兩個人不經意走散了。他甚至相信這是友人在和自己捉迷藏，故意讓自己去“尋找”。

從這首詩所寫的“生者對死者的尋找”這個主題，我們可以看出馮至與梁遇春之間深厚而又真摯的友情。馮至也說：“梁遇春在北大英文系當助教，他才華茂盛，對文藝和生活都有獨到的見解，寫的散文清新雋永，耐人尋味，我和他共度過不少美好的時刻。”④

四

我見過一個生疏的死者，
我從他的面上領悟了死亡：
像在他鄉的村莊風雨初過，
我來到時只剩下一片月光——
月光顫動著在那兒敘說
過去風雨裏一切的景象。
你的死覺是這般的靜默
靜默得像我遠方的故鄉。

這首詩同第一首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把死亡寫得極其平靜。在詩人筆下，死像是隨時到來的風雨，最終將“只剩下一片月光”，所以不必慌亂和驚異。

《莊子·達生》說：“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⑤意思是當生命要降臨到這個世界上時候，你是無法拒絕

的；當生命離去之時，你也不能阻止。馮至的死亡觀無疑與道家對待死亡的態度產生了驚人的契合，或者說他吸收了道家的順應自然的死亡觀。

從最後兩行也可以看出，馮至所讚頌的是一種“靜默”的死，死亡就好像返回“遠方的故鄉”一樣平靜。他在一篇題為〈忘形〉的文章中寫道：“人在死時，有的死得很溫柔，有的很粗暴，有的很痛苦”，真正偉大的死是“努力去克制身體的或精神上的痛苦，即使在最後一瞬也要保持一些融通的態度。”⑥從這裏我們就不難看出為什麼在馮至筆下，死亡總是顯得那麼安靜和坦然。

①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②吳福輝：《梁遇春散文全編·前言》，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③馮至：〈論歌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頁。

④馮至：〈談梁遇春〉，《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1期。

⑤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65頁。

⑥馮至〈忘形〉，《馮至選集·第二卷》，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頁。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詩入
檔案

◎劉耀中

茨維塔耶娃

瑪麗娜·茨維塔耶娃 (Marina Tsvetaeva, 1892-1941) 的婚後姓名是瑪麗娜·伊萬諾夫娜·埃夫隆。她是俄羅斯歷史以來最重要詩人之一，她的詩與普希金、布洛克、曼德爾斯坦姆和阿赫瑪托娃的詩迥然不同，在俄羅斯文壇上佔有獨一無二的地位。她的作品以節奏斷續的韻律別具一格和直率坦誠與眾不同，在世界上雖然不太聞名，卻被認為是俄語現代詩壇最優秀的詩人之一。

她在 1892 年出生於莫斯科一個知識份子家庭，有一個小她兩歲的妹妹。1902 年曾跟母親到西歐居住，遊覽意大利、瑞士及在德國寄宿學校，1905 年回到俄國，母親去世於 1906 年。之後 1909 年的夏令再到巴黎進修於巴黎大學。1910 年在莫斯科中學畢業，同年夏令又到德國的德累斯頓市學習德語，並對德法兩國文化開始產生興趣。

她的父親是個白手興家的大學教授，專於藝術歷史，曾任莫斯科普希金館長，也是其創辦人之一；她的母親是一位鋼琴家，出自德國波蘭裔移民家庭，極具文化修養，但是性格有點浪漫，與丈夫相處得不好，瑪麗娜幼年時對她特別崇拜。她家在帝俄時代收入不錯，擁有夏季別墅，還常到黑海地區遊玩。儘管她的父母不太和氣，她是站在母親一方的，家中文化水平很高，注重音樂、文學、藝術和油畫。自從 1905 帝俄的海軍在遠東對馬海峽被日本帝國海軍擊敗後，在悲觀情緒內產生了家庭對醫學的興趣。她家常有貴賓和藝術家，如別雷 (Bely)、勃洛克、曼杰利什塔姆、沃洛申、阿赫馬托娃和貝耶夫等出現。

由於夫母的不和，瑪麗娜被迫要走向書本找尋安慰，她明白德裔母親 (1868-1906) 是個續婚的，帶來貝多芬、舒曼、蕭邦和瓦格納的歌劇；父親 (1847-1913) 只不過是個理論家和土包子，不喜歡音樂，儘管熟習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

夫斯基也比不上西歐的文化！而象徵主義和白銀時代只帶給俄國舊文化的頹廢。因此尼采和叔本華的哲學風靡了知識份子。卒之，俄知識份子如索洛維約夫和柴可夫的合力反攻才沖淡了尼采的“上帝已死”概念，才把文化思想穩定革新起來，但是無意識中給了布爾什維主義打開了另一條道路。瑪麗娜受了尼采的戴奧尼夏超人論加上她的家庭背景的影響看重了曼杰利什塔姆的阿克梅派詩作。1916年她和曼氏發生了一段婚外情也與阿克梅派女詩人阿赫馬托娃有很深的交情。猶太裔詩人曼杰利什塔姆談及東歐殘殺猶太人的1648年事件(Pogroms)感動了茨氏，使她回答了一句重要的說話：“所有詩人皆是猶太人”！

那些詩人有多位都是她崇拜的，尤其是象徵派詩人勃洛克，勃氏曾為宣傳以黑海以北的古代遊牧民族西徐亞人(Scythians 又稱塞人)為優越民族，為振興俄國的榜樣，其次為古米廖夫，他是反象徵派的阿克梅詩的鼻祖和詩人阿赫馬托娃的丈夫。

茨維塔耶娃曾寫過支持革命的詩作(佚失)，但後來走向反布爾什維主義的路線。

1910年自費出版她的第一部詩集《黃昏集》，該詩集曾獲得古米廖夫的讚賞，使她的才華嶄露。長篇童話詩《少女之王》充份顯示出她的寫作技巧。帕斯捷爾納克曾說，他為這本小冊子的抒情力量完全吸引住了。她在1912年時與她認識不深的學生謝爾蓋·埃夫隆結了婚，他是反革命的，後來為白軍軍官去了南方作戰。她對俄國革命也抱有敵視的態度，她的組詩《天鵝營》，英文：The Camp of the Swans (1917-1921)是通過白軍軍官妻子的眼睛和感情來記載俄國內戰的抒情詩集。在俄國革命時期，她過著悲慘和貧困的生活，她一個幼小的女兒由於營養不良而夭折了。

俄羅斯的代言人，猶太裔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創作《齊瓦哥醫生》時把瑪麗娜的人生經驗一一寫進去，她並曾與帕氏談過一段柏拉圖式的戀愛；帕氏介紹她與里爾克通信，但是里氏當時已病入膏肓，兩人不能溝通。1912年她和丈夫埃

夫隆一家在柏林再次團聚。1931年埃夫隆投入蘇聯內務部NKVD。因此她在國外的作品不能採取反蘇立場。在此孤立狀況下，生活極為貧困。同年秋，埃夫隆被法警懷疑是殺害一個原為蘇聯間諜的兇手。他和女兒被迫跑回蘇聯。茨維塔耶娃隨後也回到莫斯科。

幾個月後，她的丈夫埃夫隆和女兒女婿突然被蘇官方密警拘捕入獄。1940年底，德軍侵俄，在斯大林怨恨和懷疑之下，經過軍事法庭的審判，在奧廖爾監獄中被槍決，女兒則被流放(在1955年斯大林死後，因證據不足才平反釋放)。至今人們仍然不知道他們被處死的確切日期。後來有人，曾經是間諜部門的工作者，說埃氏是個愛國者，因他的天性過乎天真而在那種危險的工作內招禍，這也是他的妻子茨維塔耶娃一向所知道的。

她在1922年從莫斯科先去柏林和布拉格，1925年才定居巴黎。在那裡出版了好幾部詩集：《獻給勃洛克》1922和《離開俄羅斯後》1928，也包括些劇本和文學論文《我所理解的普希金》1937。她認為普希金是散文詩的開路者。

她還有組詩《獻給捷克大地的詩》(1938-39)是對希特勒侵捷克的憤怒聲討。就在那個時期，她的詩越來越反映出厭倦革命後的流亡生活和懷念舊俄羅斯的心情如：〈懷念〉1935和〈祖國〉1936獲得更廣大的讀者。

通過她的丈夫埃夫隆，茨維塔耶娃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埃氏是《里程標》雜誌的主編，該雜誌與阿列克謝耶夫(V. M. Alekseev, 1881-1951)教授，俄國名漢學家，東方文化研究所所長皆是中國文化的仰慕者。因此，茨氏的詩有極為豐富的詞匯量和優美的韻律與語言創新和核心的原始意義；並採用音素的遊戲來探索真情。她是古亞力大希臘寫短詩的詩人卡利馬科斯(Callimachus)的繼承者，她的詩是浪漫的，有象徵與修辭和攻擊性的，也不屬於任何一派的。她是個苦行者，她的主要崇拜人物是拿破崙和歌德。她曾寫道：

我的詩啊，寫出的那麼早，

我是詩人，那時我還不知道；
詩句像噴泉的水，
詩句像焰火的花，
它們像一群小鬼
闖進肅穆的殿堂；
我的詩啊，歌唱青春和死亡，
沒有人肯讀！
扔在書店裡，蒙著塵土，
(無人光顧！)
我的詩啊，像名貴的酒，
需要存放到一定的時候。

(陳殿興教授譯)

當希特勒的軍隊挺進莫斯科疏散人口時，茨維塔耶娃和她的小兒子穆爾在8月18日撤退到距離喀山不遠的卡馬河畔的一個偏僻村莊(葉拉布加 Elabuga)，那是距莫斯科遙遠的韃靼(Tatar)蘇維埃區。無親無故，只好求助於附近的作家們，卻遭到了冷遇，孤立無援，靠洗衣為生。她的兒子身材魁梧，很愛國，要求志願參軍。管她的委員會和一切都對她冷漠和敵視，她感到人生一切都崩潰了，同年8月31日自縊身亡，被埋葬在一個公墓裡，並沒有人參加她的葬禮。事情過得很快，當她的在莫斯科的詩人朋友帕斯捷爾納克獲得消息後，很悲傷地說：倘若她能夠支持下去多幾個星期，我一定能幫助到她的。帕氏曾經寫過一詩集讚美喬治亞詩人而獲得斯大林的好感，因為喬治亞蘇維埃是他的故鄉。1960年茨氏的不同母親的姐姐阿娜斯塔霞從勞改營釋放後才來到她在葉拉布加的墓地上豎起一個十字架，是唯一的公開紀念這個擁有千百萬讀者的重要詩人。

主要參考資料：

① “Tsvetaeva” by V. Schweitzer, The Noonday Press, Great Britain, 1995。

② 《蘇維埃俄羅斯文學》，馬克·斯洛寧著，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③ “The Italics Are Mine” by Nina Berberova, Knopf, NY, 1992。

④ “Nietzsche in Russia” by B. G. Rosenthal, Princeton, 1986。

⑤ 〈茨維塔耶娃詩選〉，陳殿興，《新大陸詩雙月刊》，No.90, 2009。

⑥ “Researches on the I Ching”, by I. K. Schchutskii, Princeton Univ., 1979。

編輯筆記

何謂散文詩？上期說了一些，最主要是釐清散文詩並非是詩和散文兩種文學體裁混合的錯誤認識，至於“詩歌和散文嫁接在一起的一個品種”將詩、歌和散文三者混淆一體的這種說法更是絕不足取。或許我們這樣說會比較清楚：散文詩裡的“散文”只是一種工具，並不是大家所認定、熟悉的專指文學的散文而言。希望新大陸的讀者、作者都能有此共識，那散文詩就有希望了！

時間真是過得很快，這一期出版雖然是十九週年紀念號的總結，但也是新大陸詩刊正式踏入創刊廿年的開始！堅持自然好，可任何一種堅持都是有代價的，個中艱辛，不言自喻，相信詩友都有目共睹，會繼續支持我們。

本期“大陸民間詩刊大展”介紹的是《原點民刊》、《陵江詩報》、《情詩季刊》及《桶民刊》的詩人作品，感謝詩人曉波的協助，這一個大展從2008年8月號至今年12月號共一年半時間九期詩刊全部刊完。當然，我們繼續歡迎詩友們代組大陸其他地方及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但過去數年，由於不明的原因，大陸詩友基本上上不了，現經各地詩友回報，這個問題已不再存在。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並發表意見、下載每期的電子詩刊。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獨樹一幟 別具一格 相容並蓄

歡迎訂閱、郵購2010年

《揚子江》詩刊

210019 南京市夢都大街50號

詩訊

洛杉磯女詩人明迪今年出版了新詩集《D小調練習曲》、《柏林故事——明迪攝影詩集》、以及英譯中《哈金詩選》，新大陸詩刊代售，每本12美元（含美國本地郵費）。中國大陸詩人如有興趣郵購，請與蔣浩或北京上苑藝術館聯繫。

詩人畫家羅青近年活動範圍擴展至中國大陸，“越遠越近——羅青／涂少輝當代花鳥畫聯展”，於2009.11.29 - 12.19 在上海市太陽虹畫廊展出。

今年11月由程小蓓策劃，蔣浩任總編輯兼裝幀設計，張廣輝圖片編輯，張志剛文字編輯，劉麗安贊助出版的“上苑駐館藝術家”大型作品集《上苑藝術館2007-2009文獻與作品》經已出版。

深圳詩人、世界詩人大會副主席雁翼先生於10月3日在成都辭世。

深圳詩人劉虹新詩集《虹的獨唱》發佈暨研討會9月20日在北京貴都國際中心舉行。劉虹的另一詩集《劉虹的詩》，於2009年10月榮獲第三屆中國女性文學獎。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遠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十九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